# 尤菴集 五十七

行狀

#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二

## 行狀

### 八松尹公行狀

公諱煌字德耀號八松其先盖始於麗祖壁上功臣諱莘達者其玄孫瓘以平戎佐理致大功名以伯開號於鈴平鈴平今爲坡州鈴平之子彦頤同平章事判兵部事父子皆顯麗史十三世而當我 成廟朝大成公受學於宗室朱溪君深源（朱溪君忠孝學問爲世模範人比之劉向云）靜菴趙先生薦以爲經明行修及長成均對植二樹于講堂下以根茂枝達諭諸生使務其本（今明倫庭銀杏二株即公所栽云）參判公積仁潔行誠孝出天有孝感如

王祥魚雀之孝羣行焯焯者不可選記淸陰金先生
尙憲實銘其墓慶夫人副提學渾之女爲婦爲母咸
得道理以　隆慶辛未十二月丙子生公于漢陽里
第自幼不喜走弄不待課督而能自讀書慶夫人嘗
曰於吾意無所拂於言無所忤而無一事以貽吾憂
是子也眞孝矣哉稍長學業修進聲譽藹蔚時牛溪
成先生以遂學懿德爲世儒宗登公于門歸以其子
公旣處甥館朝夕濡染所得日益多癸巳丁外艱丁
酉　宣廟謁先聖試士公擢乙科選入槐院權知正
字時寇亂復作百度曠廢公以新進不隨衆弛置奉
職益謹慨念時事嘗草疏極論之適牛溪先生爲羣

小所構須譴甚重疏意固多嫌礙先生力止不果
己亥出補居山察訪本職如故庚子陞博士辛丑轉
成均典籍司憲府監察刑曹佐郎八月除司諫院正
言嘗抵銓郎洪瑞鳳有一官人公有所請已而果得
之公論以奔競請罷之洪公亦不能安便引入先是
副提學申公欽以微勞驟陞公啓請改正同僚以久
不得請欲止公持之甚力至是儕流積前事譁然非
之歎曰古之君子同而不比雖親且久隨事糾正不
容私護今者嘵嘵若是良可慨也遂引疾辭遞未幾
復前職復劾一二守令及宰樞上下嚴批曰守令
黜陟自有主者不須越俎公入對啓曰臺諫爲人主

耳目上而君過下而官邪無有不可論者奚可謂之越俎乎言甚剴切翰林金公瑮退謂公曰君不見上顏色乎怒甚不能自持矣遽付典籍薦授兵曹佐郎出見要人須恃不下都試衙門啓奪告身歷禮刑郎典籍等官通判水原府幾輔新去亂人所厭避知舊多來唁公夷然之任律己御下奉公抑私莅官未幾綽有聲績府有事關太僕太僕官害公不阿中以微文而罷之甲辰復叙爲諸曹郎兼領史職自是一隨遷常帶俄赴統制幕佐戎政未久還以典籍復出爲北青判官盡去無名之稅以寬氓瘼邊聚俊升贍錢課藝數年之間多有矜奮成就者嘗以公事赴關

先是鄭仁弘李爾瞻等力保光海儲位得罪 宣廟
竄逐及光海卽位則爾瞻自甲山放還盖已氣得矣
公遇於中路每舍爾瞻甚輸款好公惡其側媚之態
不相報酢己酉遞還京師則時事益大變有韓纘男
公里開也新附兒黨勢焰熏灼每來誘公曰一見得
與則華貫可得也得與爾瞻字也公不樂在京師與
伯氏俱求外公得靈光纘男恚曰今日朝廷寧不可
仕耶靈光素號煩劇公始至早衙夜退一年之後卽
清淨無事佳辰令節大會耆艾行養老禮奉大夫人
臨宴伯氏亦自綾城來會奉觴上壽上下同樂郡人
相傳至今以爲美談其興學之方一如北青時郡有

魚盬之利甚饒前後爲郡者例爲私用公處之有方以蠲民租又斥其餘以新館廂郡人金克城附爾瞻等驟致通顯入謁公其儀不遜公笞其奴以責之克城銜之嗾其徒中之癸丑罷歸郡人立石頌之甲寅略叙冗散丙辰海州牧使崔公沂因誣告獄死淫刑竟以大逆論世所謂海獄者也公長男爲其壻亦受考訊方崔公之被逮公郊勞之奸黨狙得之發白簡以爲某是崔連宜知其謀計事將不測適有幸只罷官而已是後　毋后幽廢倫紀大壞公遂大歸尼山屏迹端居只以訓誨子弟爲事癸亥三月　仁祖改玉靖社諸公皆公知舊公慮禍萆之初不能一反之

正乃作金公塗李公貴書條列弊政民瘼及施爲方略言甚切至二公雖善之而未從也是月除軍器正移拜司憲府掌令時廢世子桎躬身見執勳臣輩本以爲禍胎及是磬甸之議峻發雖儒臣元老莫敢支吾惟沙溪金先生以全恩爲第一義公曰是不過不堪幽閉掘地跳出有何可殺之罪乎只當還爲牢鎖以全其生可也將以去就爭之而竟不果公以己志終受闇黮卽引入勳貴諸人更相緩頰公竟不出坐是出爲朔寧郡守以親嫌遞間有閑漫遷除久之還拜掌令陞執義間爲司諫院司諫入玉堂爲修撰校理應教兼經筵檢討官甲子李适叛　上幸公州檢

察使金公尚容請以爲從事方迓逼臨津也延平君李貴以御營使望賊遁還言者只論其副將韓嶠朴孝立等公見諫院諸公曰若論失律之罪則延平當爲誅首而公等不敢舉何也有謂曰以君之力能殺延平乎公曰是何言也主將失律有言責者當論其可殺與不可殺不當計其能殺與不能殺也公乃與校理李公黎上劄曰李貴受　命視師望賊先遁師卒仍以奔潰賊乃遊水取船從容渡江以致　廟社蒙塵　乘輿播越雖梟示軍門未足以快神人之憤而言者獨論其副將貴則以貴勢得免論議苟且莫甚於此請一體按律以正王法以肅軍律劄入上

怒甚斥以謀陷元勳而臺諫或反以貴知難而退爲得策以爲救解之目延平亦力詆公以情外不近之事蓋當海獄時公與延平同往郊外迎勞崔公後韓纘男問公以同往者將抵罪公不言延平之往公之子亦忍訊諱之故延平來謝公曰公之子忍死脫吾輩深用感幸及是反謂公於海獄時列書其名及儕輩告變於韓纘男至達　上聽公謂延平曰當時謝我之言公豈忘之耶由是　上論扈從功公獨不與焉還都遞爲司藥正檢詳舍人司諫等職七月丁大夫人憂丙寅服除自司成歷司諫爲　世子侍講院輔德舊例書筵以講紙記　世子課誦生熟以供

睿覽然僚屬例爲回護以生爲熟者多矣公以其實無少假借且從容進戒曰讀書不熟則義理難明而無長進之期矣　世子甚嚴憚之課誦倍熟由應教丁卯正月移司諫時建虜犯境朝議遽定去邠之計公入對曰自古帝王之守國禦敵皆在於堅定一心不爲輕動故國君有激勵死守之心則人心感發將士思奮或有驚惑退縮之意則人心渙散將士解體今者賊兵遠在千里之外都城犄潰如此此由上心先動故也　殿下堅定不撓曉喻中外亟遣諸大將分領見在軍兵赴援邊城　殿下號召南師親御繼發則威聲赫赫遠近風動矣當此危急之日當以

背城一戰爲心然後賊可退也又曰如不得已則莫若 世子奉 兩殿入保江都而 殿下固守京城策應南北萬一不幸則出巡三南以爲恢復之圖可也不可竄身孤島只爲姑息之計而已又曰西邊列鎭守備疎略倘或不守則唯有臨津一帶可以把截此江灘渡險急況今雪消水盛臣意莫若盡發畿內軍兵且分禁衛以守諸灘又待南軍之至添助以禦則何患不守乎又曰都城乃 宗社所在 列聖陵寢皆在臨津之內不可不死守也又退與同僚合啓曰臣等歷觀前史未有賊始犯境而亟定走計一日之間波盪如今日者也臣等不敢知主是謀者何人

也昔楊國忠倡爲幸蜀之計在於潼關既破之後然後世猶以爲誤國況今尚有兩三堅城且有重江之險乃不思備禦之策首獻走避之計爲是者國忠之罪人也將相諸臣平日居高位食厚祿更無一人臨危發憤捐躬報國者臣等竊痛之　殿下親信之臣莫如金湜李貴李曙申景禛等而或入海島或上山城或稱扈衛皆占便安之地而獨使張晩空手赴敵臣以爲張晩不降則走也且邊城力弱日夜北向以望救兵之至　殿下乃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擁兵自衛武士之精銳皆屬於勳宰之軍官稱以扈衛而不顧邊城之急殊不知邊城既破國勢既去則彼軍官

輩終始效力乎末又極言親征扼江之策請斬首倡邪議者時賊報日急 上卒幸江都公力 缺駕雖在倉皇危急之際而固守前說歷數當路之罪請竄李貴時平安監司尹暄棄平壤走公與同僚論執其罪不以親故少撓暄竟至伏法然講和之議亦始矣先是光海時 天朝徵我兵征虜元帥姜弘立等叛降爲虜用至是弘立實爲向導朝廷遣弘立親屬迎勞之因以爲講和之階虜以弘立等歸我且以 天朝叛將劉海爲和使公力請毋納不聽 上命議接待便否公進曰自古禦兵之策有戰守和三者而和爲最下然必有兩國相當之勢然後講和息兵者或有

之矣今者賊兵長驅如升虛邑我不敢出兵以嬰其鋒徒欲乞憐於彼如是而和事得成者未之有也況盡一國之財不足以充其欲屈萬乘之尊不足以副其望日後之事將有不忍言者晉帝青衣之辱恐不遠也臣欲罄所懷嗌咽不能盡達　上反覆諭以不可已之意諸大臣亦復依違公厲聲曰諸公平日受恩寵享爵祿惟恐不厚及至今日乃不能奮身報國而顧欲導　君父與犬羊抗禮受無前之辱獨不畏萬世公論乎又進曰虜差雖欲致恭盡禮　殿下不可以千乘之尊密邇犬豕況今乃欲抗然不拜而　殿下必欲屈身於彼者無他有苟生之心無奮發之

意故也人皆有一死　殿下何獨畏死至此乎自古英武之君皆於死中求生故能戡定禍亂庸愚之君例欲偷生終至滅亡者多矣　殿下若能以死社稷爲心則三軍之士孰不思奮臣雖衰朽亦當冒刃行間以效一死李貴崔鳴吉等盛言强弱之勢以爲必須忍辱可以保國公曰自古主和者例以此言熒惑時君今日貴等之言與宋之汪黃秦檜前後一轍也殿下之國必誤於此輩之手也又請誅弘立等曰弘立甘心投虜爲其向導蹂躪我父母之邦而　殿下優禮引接置之宰列渠於　榻前顯有戲慢之言乃曰義州將士最爲力戰胡兵死者五六人其侮弄

殿下之狀不可忍言又曰勳臣輩盡取武士之精銳以爲護出妻子搬移財産之用頃日已命移送體府而至今據有紀綱如此何以立國時李崔主和益力公於　上前面叱之曰前既誤國事而今又主和勸主上受辱於犬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上竟接虜使虜使升座辭氣悖慢公不勝痛憤明日復極論崔鳴吉以和事爲己任至謂狡虜質直可信弘立爲忠節可尚昨日之事雖斬渠萬段何足以洗無窮之恥也又上疏曰今日之和名雖和實則降也虜使悖慢無禮　殿下受辱備至而上下恬然曾不知恥臣不勝痛哭焉且　殿下以虜爲愛我而求和耶其勢

然耶百里趍利懸軍深入兵無後援卒疲馬倦而我國勤王之師方集或把守江津或據險清野則彼前不得闘退無所掠自有可破之勢故乃以和事愚我噫和事成則有必亡之道急則數月緩則數年也何則此虜退據浿江之西俟我師既罷而復來則將何以禦之此所謂急則數月也設令捲歸而無厭之求難從之請我可以盡副耶一事不從則前功盡矣財力既竭之後此虜復至則將何以賂之此所謂緩則數年也與其等亡毋寧決戰於今日也目今大小軍民莫不思奮而　殿下不知焉勤王之師暴露凍餒而　殿下不恤焉唯以和事爲務臣恐賊未至而內

有涇原叛卒之變也嗚呼自古國家垂亡而復振者何限昔田單以一城復齊者無他以其有死之心故也伏願　聖心堅定赫然發憤亟斬虜差以慰羣情誅主和之臣以絶邪議戮奔潰之將以肅軍律回賂虜之物以犒三軍則人心激厲士氣自倍而賊不足破也疏入　上大怒下政院曰某疏中降字兒慘問啓政院啓以不可問之意　上曰尹某敢以降之一字陷君不測而爾等如是掩護今日人心不難知也爾等雖以降字不爲怪而於予身則極重不可恝視公詣政院啓曰臣目見　君父受辱於犬豕忠憤激中言不知裁夫和者兩國相好之謂也降者一國屈

伏之謂也臣不敢知今日之事爲兩國相好乎一國屈伏乎昔趙宋惑於和議先斬陳東以絶正論今殿下斥臣以兇悚請伏斧鑕以絶奮義討賊之議玉堂上劄申救　上曰尹某之言極駭而爾等如是稱譽爾等俱以有識之人臣事降虜之君不亦羞辱乎各自潔身而退以爲後日地可也又下政院曰某以降之一字勒定予罪名爲萬民倡所當拿問而姑先削官付處政院繳還伸救　答曰啓辭良是予實過矣然猶　命遞職兩司啓曰某自變初言及時事輒垂涕淚臣等固知其愛　君憂國之誠逾別他人而歎朝廷之無人矣頃日疏語不過憤

醜虜而不覺其過耳其心豈有他哉　上乃命勿遞公力辭再請乃　許車駕還都拜軍器正朝廷將遣奏聞使　上曰　中朝人亦必以降虜疑我有如尹某者矣公遂不敢供職時持平趙絅歷數勳宰之罪而稱公可與日月爭光於是勳宰競起攻公以自解至引　國初趙浚事冀　上鞫問公　上下其議廟堂依違以爲元勳被誣不可不辨頗欲置對公自和成之後痛憤慷慨每拊膺長喟至是衆怒益嘖沓遂決意去國五月還鄉里八月除議政府舍人時議指不仕者爲怨誹親舊多爲公危之公不得已還朝時有告橫城李仁居叛　上曰尹某構成君父之罪名

傳播遠邇使草野稱亂公遂謝病遞戊辰春柳孝立謀逆誅爰詞連延廢主其嬖勝任氏訊死廢主悲傷絶食公構疏請遣其舊寵一人俾保其生適聞已有上命而止五月受暗行之　命廉訪關西時西路新經寇亂仍以飢饉公觸熱驅馳極意詢問城堡山川無不經略還朝條奏纖悉且請朝廷省浮費待饑糧以爲活民備寇之計爲司諫與諸僚及憲府合辭極論救弊之道而其中裁損祭享供上數條不能無駭於流俗之見故皆以爲致治之道不可猝求至以漢高語叔孫者逆料　上意公以僚議矛盾將引避適因暗行時所按贓吏供辭　上曰暗行雖平時不當

遊賞尹某目見蕩殘之狀其言曰國家朝夕將亡廟
樂可罷而乃敢遊賞可謂言不顧行者也盖於其時
公自雲山向熙川路過香山投宿普賢寺故也公待
罪遞職則前日之議諸僚只以寂寥數語塞責而已
九月大臣薦拜吉州牧使據例當有超資 上斬之
遂改安邊言者以爲某誠心憂國有直言骨鯁之風
請留之以備言責屢請乃 允自司成歷諸司正應
教舍人輔德執義等職間或罷復叙庚午四月 闕
庭設豐呈宴公以執義論劾二三貴臣使其妻女冒
入 大內且曰女謁盛行實人君之所當戒 上以
所論失實而遞七月由應教陞通政爲承政院同副

承旨兼帶如例時劉興治殺椵島主將朝廷將遣將問罪而論議不一公啓曰自古命將制閫功成則賞不成則罪而已今興治以　帝命出來則不可下手若擅殺　王人則當聲罪致討今當以此二欵付之制閫者使之進退不宜遙授其節制也一日　上御經筵謂曰諸卿以內司爲寺私用寺意以爲人君必有私財然後無侵用經費之弊矣公進曰臣在外方見閭里凋殘籬落毀撤者則皆良民也其繁盛完固者則皆內奴也此由良民役重而內奴偏逸也以故良民百計冒屬人君之於萬民當一視均仁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可使有苦樂之懸公私之殊也　上

不答十月轉右副承旨辛未拜吏曹參議六月虜騎直抵西境將攻椵島擅據舟艦責出粮餉上下波盪京城爲空盖自丁卯至今五載徒恃和事無意戰守故土崩之患至於如此公又草疏極言和戰之得失兼陳兵食任將之道未上而以事遞十月拜大司成自反正初卽有私廟追崇之議上下相持至是大學亦投疏爭之因 上峻旨至於捲堂 上歸咎師長不能教諭因有讒言乘之故見遞壬申四月由兵曹參知出爲全州府尹州介兩湖之間南方都會也地大物衆素號健訟下車之初詞牒雲委公致忠悉明公聽平決負者不怨割私俸以助公賦而且改館

宇罷人歲苦尤留意於學校先是府尹常選用重人
秩峻體尊春秋常祀常委生徒公自始至末嘗以疾
解澀腊省量躬執儀式久而益虔甲戌以有均田之
役瓜限已滿而復　命留一年以竣事公不避風雨
躬行踏驗使者督令增數而不爲撓唯以得實爲民
爲務大抵爲政清愼明肅豪猾迸迹邑人久益稱思
乙亥解歸以病屢辭諫職及　仁烈王后薨　上悲
悼無聊久廢視事公黽勉出仕與諫院同僚啓曰國
勢岌岌朝夕危亡　殿下悲念　壺儀不顧國事請
日接臣鄰講究治道焉丙子二月又上封事曰今日
天怒極矣無前之禍罔極之變驚心慘目有不忍言

舉國之人遑遑汲汲莫測前頭有何凶咎而　殿下深居九重羣臣無敢見者上下沓沓有若尋常於天變而莫之知懼者然臣不勝痛哭焉嗚呼天變之來民怨召之也目今惠澤不究民心離散戴目訾嗷如在水火無一毫向國之誠自古安有天變如此人心如此而國家不亡者乎然而君臣上下未嘗念及於此只以爲大君之稱旣聽其請則南虞弭矣歲幣之增旣從其欲則北患紓矣惟視敵人之喜怒以卜國家之安危乃以卑辭厚幣爲長久之術而曾不知畏力己竭畏心已離非常之變不測之禍隱伏於冥冥之中嗚呼　殿下以撥亂反正之主乃蹈此亂亡之

轍臣實未曉其故也噫　殿下自中興之初未嘗有大有爲之志惟以循塗守轍爲心雖屢經喪亂而尚無奮發之舉故委靡之習苟且之政日甚而月滋壞亂之俗汰侈之風反同於昏朝以至公卿大夫士莫不安常襲舊無一人擔當世務憂國如家者由是殿下之憂畏不爲不切而畏不被其澤　殿下之謀國不爲不至而國未有所恃蠲賦之令詰戎之務徒爲無實應文之具而已其何以服人心而禦外侮乎昔臣奉使關西目見生民之屠戮兵食之匱竭歸奏救急之策請減　宗廟祭享諸司浮費以補軍餉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臣雖病風喪心豈不知　廟享

之難減然臣必以　廟享爲請者以爲　廟享既減則　御膳必不求甘　御服必不求美內帑內需不得不出宮宮妾不得不損　進上可罷貢獻可除推此以往則百爲浮費一切蠲省而轉危爲安在此一着故也況　祖宗在天之靈不以豐事爲孝而必以享國長久爲悅也且外方貢物雖極精蠲例被點退輒輸倍蓰之價於吏胥故供於案盛者至少至鮮而出於民間者至重至煩意博碩肥脂謂民力之普存也而今乃竭民之膏血以肥防納之徒豈不蠹哉臣意以爲悉罷貢物而市貿以用則　享祀無闕而民弊除矣或云市貿近於不敬是不然各邑貢物初

非本色皆是吏胥受價而買納則均是市買也何必以私買爲敬而官買爲不敬也況聞　天朝廟饗御膳一皆市買不亦便乎至於事　大進獻之物雖不敢減損至於　御供則是在　殿下雖或一切蠲除何患乎食不足而衣不安乎　殿下臨御之日已久苟安之心漸生故不期怠而自怠不期侈而自侈服用玩好大異於初年以供上紙一事言之　反正初進用草注而今則紙品之好過於平時一卷之直至十疋木臣以此知　殿下守約之心怠矣且大君第宅極其宏麗錢穀之費不知其幾此誠何時而舉廳若是乎臣以此知　殿下克儉之心弛矣至於司饔

之磁器魚箭尚方之織造工作其所以耗民財而費
民力者不知其幾噫盛土簋則磁器之燔可罷羹藜
藿則漁箭之供可罷衣短褐則織造之役可罷然此
非有司之所敢請只在　聖斷之如何耳且夫外方
進上遠輸失味不堪近口而其爲民弊則罔有紀極
至於貢薪則其價布之多倍增於平時蓋平時則尚
御貴嬪皆處板房而今則宮中下賤盡爲溫堗故也
是亦不可以已乎至於國之養馬者爲戰用也今太
僕內外司所養各官分養諸島牧養者不知其幾諸
員價布馬料草價其數鉅萬而曾未有一匹馬一端
布及於戰用不過爲閑漫　賞賜之資而已今之議

者乃曰爲國自有制度不可輕變此無非防納牟利之輩所煽動也古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今人心已離天祿將終尚何制度之可言哉至於兵政尤極無形不聞教養之事徒有浚剥之酷諸色軍兵爲軍帥邊將者除其入防徵布以自養故雖有富民一隸其役則傾貲破産繼之以逃侵及族隣其所毒痛有不忍見至於各官束伍則編籍農民自備衣糧兼供雜役不能自保臣前任全州初見其軍容之盛謂可以有用累日試才則砲手不解藏藥射手不解操弓欲留之以教鍊則呼寒告飢怨咨朋興此等雖有百萬何賴於緩急臣且念臣子之所當自盡者君親之

喪於此而有所久闕則不忠不孝罪不容於天地矣
第我　國家全盛之時　國葬儀物率多浮華至如
石灰三千石白炭一千石生葛三百同他物類此臣
聞諸經事者實用則或居其半或居三之一而都監
下輩耗盜隱沒者十居七八可勝痛哉至於石役監
造之人務勝於前比諸　健元陵倍加高大　健元
陵是　太祖之陵也後世　嗣王猶不敢比並況又
過之乎臣愚以爲　附於身附於棺者雖遵從厚之
典而其他虛文浮飾參酌裁省以除民弊實合事宜
也臣竊覩　聖念自即阼以來未典于學不加克治
之功病根常在於本原之地臆逆爲明忿懥而僻故

言及乘輿則疑其倨侮事涉宮掖則疑其不敬論及權貴則疑其傾軋糾劾宮邪則疑其不實指陳災異則疑其附會非徒不用其言至有情外之　教譴斥之廢置之略無顧藉焉以此在廷之臣咸懷自疑莫敢盡言務爲含糊巽懦之道以上順　君心下濟己私故上罪其下曰不足與共濟下咎其上曰吾無可奈何臣不勝痛歎焉今臣所陳廷臣必將羣起而笑自　上亦靳於貶損憚於更張一從因循之議則臣之妄言伏罪固不足惜獨未知　殿下之國事終何如也　上只寵答而已終不能聽用焉是日　上命引見宰執臺諫時　上久不接臣僚而災異荐出人

心疑懼及　命下中外欣聳謂有非常舉措而大臣以下了無建白公進曰臣疏有土簋藜藿短褐等語臣意以爲不如是不足救今日之急也有李某雜引古史間以諧謔謂今日之變古有之而亦無其驗承旨李敬輿繼公力陳振作之道李某又曰此乃舉子對策也公退劾其浮誕之失遞爲兵曹參議移吏曹虜使龍骨大等以蒙古人來盖蒙古要我共尊虜爲帝也大學抗疏乞斬其使玉堂上劄繼之　上下其議于廟堂廟堂以爲義當斥絶　上意遂決虜使懼誅遁還於是朝野洶懼若將朝夕被兵者然　上亦深以爲憂下教求言策勵臣僚而廟堂泄泄少無稱

揚　上志而反有預入江都之議公慨然上疏曰今
茲醜虜肆然以惡逆加於我脅持誑誘有不忍言而
殿下所以待之者至嚴至正使凶猾悖慢之辭終不
敢逞大義截然綱常不墜上自搢紳下及韋布咸曰
吾其免爲夷矣　殿下今而後有辭於天下無愧於
後世而于　祖宗有光矣雖由兢而喪家覆國尚且
不悔況多難殷憂有可以啓聖與邦者哉臣感激流
涕中夜不寐而區區憂慮益有所不已者何則此虜
既不得售而歸矣前頭若不甘言好辭以怠我義則
將鴟張豕突懼我以兵此必至之勢也若不及此時
明目張膽殫心竭力圖所以自強之策而一朝寇至

倉卒窘迫終未免聽其所爲則今日抗義峻斥適足爲空言而受禍矣此君臣上下一心戮力以備不測之虞不容晷刻小緩者也第念方今賦役煩重民力殫窮忽咨入骨思亂久矣今若病民之政未祛詰戎之令又下則彼無知小民詎識大義之所在而不爲怨叛也然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輕徭薄賦慰悅民心而其本實在於蕩滌浮費更張宿弊而已臣前日已陳此意而至於今日事急勢迫不暇緩聲誠願殿下亟將罪己之辭哀痛之教上告 宗廟下諭中外首停 太廟奏樂 陵寢瀆祀以見大段警動之意次出宮官宮妾內需帑藏以示躬自節約之道至

於　進上貢物柴炭方物悉皆罷革內而各司諸衙門外而諸道各營各官節節浮費以至諸宮家折受免稅蘆田海澤等種種疵弊一切剗除恐脫八路之民曉然知　殿下之志然後　殿下親御國門日討軍實而申儆之以爲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無可徃矣　宗廟亡矣勿復以燕安之心姑息之計有所撓害則人心感奮士氣百倍雖老羸疲病如臣者猶當前冒矢石死不旋踵孰敢有偷生苟活背恩蔑義以負　殿下者哉且臣竊聞頃日　筵中地部之官有以一年稅入未滿十四萬石爲言者臣竊惟詩召致次知筭員而審覈之京畿江原公清全羅慶尚等五

道稅入米太十七萬五千九百餘石而除折木三萬餘石則米太實數十四萬五千八百餘石其所謂未滿十四萬云者亦甚謬矣有司之臣尚不的知其數則況其他乎臣意以爲一年稅入既是十四萬五千餘石矣計除經費米太十二萬七千餘石及皂隸米二千七百餘則所餘米太尚一萬五千餘石又有折木一千八百餘同今盡罷貢物諸賦而用此當之則祭享事大御供無不給之憂矣況今冗食浮費一切蠲除則經費之減又什之二三矣此外又有京畿作錢米二千五百餘石三南田稅正布二百六十同奴婢身貢五百三十餘同各樣船稅匠鹽稅等米布其

數不貲各衙門諸宮家橫斂之財盡歸度支則又不啻鉅萬盡以輔軍國之用則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嗚呼今日弊政莫非蠹國病民終必覆亡之道雖在安全無事之時不可不更張況朝夕危亡之日乎臣昨聞筵對時乃有以棄國都入江都之說聞於殿下者雖未知此言果出於何人而賊未窺境遽倡此議殿下之事去矣伏願殿下深惡而痛絶之俾無惑衆敗事之患國家幸甚大抵革弊作新之意比前加切而於訓兵儲食之策尤致意焉上以疏中稅入之數問主者而曰爲大諫者尚不知稅入之實乎蓋度支之臣倉卒承問妄稱以爲不至如是

之多故也公乃復悉計其數而申前說且斥廟堂以爲沮　主上奮義之志挫軍民忠勇之氣疏入不省而大臣因此辭職則　上以狂妄斥公公遂移疾遞復爲兵吏曹參議承旨皆辭免六月大臣請與諸進言者會議變通之策公說見施者只罷　祭享一事而已乃公之意則以爲　祭享若罷則　御供以下自當次第減損而廟議則於　御供以下不敢請減且曰今日士大夫家婢僕皆處溫堗況罷貢薪而妃嬪以下處板房乎公慨然曰自古聞有上行下效者安有下尤而上反效之也若自　上躬行節儉則不患下之不從也然當初事勢不知如此之急故疏中

槩論節費待粮之策而已今則大釁已啓禍迫眉睫雖悉去文爲一意兵食猶懼不及也公持此數欵力爭移畧而廟議低徊無復可望矣復自吏曹移諫長時司諫趙絅論洪相瑞鳳貪墨時議以爲誣故絅至於就對公將出謝論其不可則其事遂已矣公仍乞免曰臣之愚意每以爲國勢岌岌莫保朝夕而大臣會議之日臣欲悉除文具一於征繕則左右觀聽莫不駭異臣覩時察勢百無所措不可以無用之身復叨匪據　上不許遞乃與同僚條上六事其一減宦官宮妾之數以節冗費其二嚴勳戚山澤之禁以杜橫占其三出內司私財之積以助國用之急其四定

守令俸祿之科以防病民之端其五除柴炭別稅以
補軍需其六汰叛曹吏員以塞滲漏且曰當此時雖
狂奔盡氣以爲之計尚可塞心豈復循常狃安忍爲
太平時事乎句踐非身所種則不食非夫人所織則
不衣去民所惡補民不足夫句踐之事非所議於今
日而乃若其志則可尚也　殿下屢下減節興作之
命而偷安靳財之念尚未絶於　聖心故羣工百姓
莫有信　殿下之心而從　殿下之令者是　殿下
所以倡之者不誠也明日又啓曰臣所陳六事聞有
大臣議處之　命此非是非難辨之事不必疑擬也
且係於宮禁之事則大臣例不敢直斥願自　上亟

賜夬斷焉又曰外方東伍皆是農民而京砲送邊者甚少緩急決難得力今若分爲二番替守邊城則似是得策而朝廷每以宿衛爲言此則不然邊城既破之後則安用宿衛爲哉若果以宿衛爲重則士大夫子弟亦可以爲之故臣曾以爲臣之八子皆可以充備云則物論甚駭然臣所懷如此故敢達焉時筵臣建請遣使虜中　上入其說公進曰今日之議皆欲復修羈縻之策今者虜已僭號必不待我以兄弟之禮而必使奉表稱臣矣此則寧以國斃決不可爲也只當終始斥絕事一於備禦之計而已　上不悅且以稱臣奉表等語爲不祥之兆公退又上疏辭職曰

一自賊虜僭號之後大義截然更無可通之理不意
廟堂復爲遣使之計臣聞此亡國之言不勝痛切言
不知裁　聖教頗示未安之意臣之妄意以爲虜既
僭號不通則已通之則彼豈肯貶損既帝之號而以
從弱國之所願哉將必有奉表等事云爾非謂今日
便有此事也公知國事之無可爲而既在其位不忍
坐視乃復率同僚上劄極論冀幸　上心之一悟時
議之或改其略曰頃日虜使之來　殿下據正理斥
絕以播告于八方則是　殿下之義既著於一國矣
移咨督府轉奏　天朝而　皇上特賜奬諭則是
殿下之義又聞於天下矣今者復從羈縻之說則是

上慢　天子下欺國民近絶臣隣之期望遠駭天下之聽聞將何以有辭於天下爲今於國中哉議者以爲不先自治輕挑大敵不若外姑緩師內以修備此實假其名以濟其私也丁卯講和之時亦嘗爲此論矣至今十年未有一毫進步以至於此極尚何緩師內修之可言哉朱子曰壞備禦之規者講和之說也釀宴安之毒者講和之說也和說弱人國沮人謀前後一轍也一自絶和之後中外思奮而廟堂乞和之心常主於中故戰守之策一無所措及至今日乃曰事無可爲　殿下若無偷安苟存之心羣臣若知主辱臣死之義則自今日始亦無不及之患矣議者又

謂虜雖僭號若不責我以臣禮則以古事通信有何不可臣歷觀前史曷嘗有處列國之勢與僭號之國爲均敵之交哉借曰有之亦豈能保其終始乎況我不能自強而但視虜人之喜怒而已則彼何所憚而降循金汗舊例乎以弟爲臣改書爲表易幣爲貢必至之勢也又有一種之說至引前朝之兩事以爲口實嗟噫甚矣前朝之事言之醜也無人倫禮義其與女眞蒙古均爲夷狄其爲臣屬不足恠也唯我 國家一洗前朝之陋名教禮俗不讓於中華豈可引彼而同條共貫也況在壬辰 天朝再造之恩淪人骨髓入人肝脾舉國咸知不可忘之義蠢茲羯奴敢讐

大邦而棄疾於我曩時誰忍一與之成及今僭竊猶不痛絕則終歸於背　恩滅義而無以答臣庶之望矣昔朱子責周葵以和議葵以爲此皆處士之大言今姑爲目前計耳朱子曰國家億萬斯年之計叅政乃爲目前計耶今日頑鈍嗜利無耻者固不足責曾謂讀聖賢書通古今事者亦忍爲此哉尤所憤切於心者昔　天朝之活我是以臣子之憂爲己憂也今日我亦以君父之憂爲己憂則豈可袖手安坐以視皇朝之成敗哉見今賊鋒進逼　皇城　君父之危辱有不忍聞者而不思出氣力相救之義顧與之相持未免藉兵資粮之歸則逆理悖義有不可勝言豈

不大可傷痛哉伏乞　快示斯案之斷而亟以惻怛之辭曉諭中外首發宮掖使令之少壯者次發宗室百官之才藝者次發儒生次發胥吏市民公私賤則都城之內可得數萬人矣　殿下出臨國門手執弓劍爲士民倡分番試閱明其賞罰四方選兵亦先發豪門盛族而後次及於小民如是則數十萬精兵可不勞而得矣我國田賦稅輕而貢重其他雜徭又倍於貢而惟田稅爲之用貢及雜徭盡入於奸猾吏胥之牟利貴勢之囊橐　殿下於宦官宮妾足以使令之外悉皆罷遣帷帳儀物足以服御之外悉皆裁損則其他冗食浮費可以一筆勾斷而至於內司之需

亦歸有司則勳戚貴倖不敢有所私占而各樣稅物盡爲國用矣信能行此則十萬軍需不難辦出矣我國軍律不嚴將不畏法若有警急則望風逃遁故賊兵如入無人之境可勝痛哉今者宜擇可者足其兵贍其食戰守進退勿爲遙制毋以猜忌生疑毋以讒間致惑功成厚其賞事敗孥其戮毋以貴近勳戚有所饒貸則不敢聞鏑而走矣臣又念今日沮興發之意無他以有江都故也　殿下一入江都之後　列聖陵寢盡汚腥塵百萬生靈盡飼豺虎則將何以爲心哉且君上以姑息退避爲心而欲令臣民樂赴湯火不亦難乎而議者乃曰當置君父於萬全然後國

事可爲臣以爲速撤江都糗械輸之西路且焚　行
宮不以爲歸然後國勢可振人心大定此眞所以爲
君父萬全之計也頃日鄭藴請　殿下進駐開城人
莫不笑其愚狂而此實深計之言也臣猶以開城爲
近莫若進駐平壤之爲善也倘以保江都者爲保平
壤之計則爲　殿下臣子者孰敢有苟活之心哉八
路忠義之士必將齎粮裹足以赴　殿下之急軍容
壯盛風采立變矣此孰與畏約窮年卒以禍終者乎
先是　上以災異特罷朔饌進上中外胥悅而慶尚
監司沈演旋請復設顯有導諛之態申景禛典兵十
年怠慢不職或乃私用兵粮公舉劾兩人之罪　上

以演爲不識時尚明示左右之意以景禎爲國家長城公之前後所論旣與時議背馳兼以勳戚側目流俗訾謷而上心顯加厭薄之色於是具由辭遞時廟議遂決尋盟之計而正論蜂起故亦不敢顯然通使公自夏初已有目疾至是轉劇又念時事無復可望屏伏私室不復與聞國論矣是年十二月十四日虜騎大至猝薄都城　上發向江都未及出城遂自南門廻駕幸南漢城公獨與子校理文舉力疾追赴夜分乃達　行在翌曉　上復向江都旣出城還入上下惶惑不知所出一面議走一面議和無以備禦爲意者公極歎其失計亟欲面陳計策而病不能起卽

條若干事件令文舉呈于體府大槩以爲設令和可成走可得繕待守備固無所妨而尚或　大駕終始勿去則收拾粮械一刻不可緩也城中見糧甚少而城底兩倉所儲甚多今朝士從者以千計而各有奴馬衛兵又不下數千若就兩倉分給料料使之自馱則一夕所輸足支數月矣且京城武庫兵械以萬數不宜棄以資敵目今賊兵先至者單寡又姑爲和說宜急遣數百騎輸載而來則無不及之患矣體府然之而不能用既而山城受圍士大夫素爲士論者盡忘其疇昔之言而其素主和議者則攘臂作氣攻斥公不遺餘力公疾亦屢瀕於危退伏斂蹤而已方入

城之初虜書已責送春初首議敗盟之臣一兩人朝議欲從其言上不忍許由是議久不行及丁丑正月事日益急朝議必欲遂行前計又有倡言者曰事至於此人臣分義豈敢晏然凡前後作梗於和事者皆當詰賊自實以紓　君父之急遂下令使各自首蓋欲以此驅出士流以肆其胸臆也於是金淸陰尚憲鄭桐溪蘊首出請行公子文擧以公平生遇事無所廻避而且以自首之令初非　上旨恐公不當首而首徒爲當事者之甘心故諱不以告公適因外客聞知乃大驚責讓文擧曰如此大事何不使我知之卽使僕負詰　行宮上疏曰臣謬妄不度事勢前後和議

之時終始以爲不可者臣也國事至此　君父之危辱無非臣罪今聞虜人欲得斥和之臣臣請自行文舉泣請曰此事非出於　上意何必自墮奸人之計徒死於無益之地乎同舍諸人亦力止之公曰事至於此何忍苟免尹集吳達濟繼至自首　上因其疏始知有自首之令　下教曰誰爲此舉甚不當矣體府回啓曰臣等所令自首者只是虜使遁去時在三司者而已本無前後人並舉之事矣體府又啓問文舉曰春初敗盟者爾須一一明言不然則爾父不得脫矣文舉對以不知體相厲聲劾之文舉不得已遂舉五六人姓名公聞之驚起曰汝何忍爲此不祥之

事乎汝雖欲貰汝父汝父其肯苟免乎假令得脫何
面目立於世乎我必往而自當不累他人爲也公又
憤春初斥虜廟堂實主之而及是乃欲委人自脫也
遂奮身復負詣體府文舉復號泣請止同舍諸公亦
挽住不聽公倡言於體相曰虜人所請乃春初敗盟
之人則吾輩亦不必自首然終始斥和者惟我一人
而已今執其父而脅其子胡辭亂語何所不至而欲
取信於此使諸人橫罹乎今日之事獨吾當之公蓋
斥體相之自脫而聽者不察反謂公自爲分疏衆口
沸騰俄而聞江都陷沒城下之議遂定大將申景禛
等恣縱軍兵露刃 行宮脅迫 主上請亟出斥和

人以赴虜朝士從而煽之變將不測體府以緩辭慰解以爲今當縛送故少定於是體相入啓　上前曰尹文舉所告及自首者並十人文舉亦自請行今將縛送矣　上無所答遂稱奉旨而出於是知舊皆就公哭訣公從容留別飲食言笑無異平日作諸子書處置後事父子整理行具以俟之物議咸以爲自古固有滅亡之國安有執忠義之士以快敵人者哉臺閣力爭之且言於體府曰縱不得已虜書只請一二人而必欲並送多人獨何意歟體相曰取捨爲難故也最後獨以尹集吳達濟二人應虜求　上還都公入城待命　上語宰執曰丁卯尹某以予爲降去年

請焚江都今乃如此皆某以言譏之也時都城殘破極目傷慘將士怨號徹天無所歸咎諸武弁因而激之曰此皆士流斥和之致乃奮臂揚言曰此輩十數人必梟示都中可以少謝人心朝士之不悅於公者從而和之事將不但已也一日 上又謂近臣以爲浮薄好名之輩終誤國事東陽尉申翊聖曰上年絶和於義不得已也至於頃者軍士輩突入行宮脅出斥和人此實非常之變 上乃謂申景禛曰彼時主將當有重責此後若復有此等事則不可幸免矣以故禍變得弭而 上意於公等終未釋也一日乃召公卿以科公等之罪遂以公爲首 命配遠地兩

司爭執以爲尹某等只欲扶持大義而已至於禍亂之作非其逆覩也屢啓乃有末減之　命公遂編配忠清道永同縣兩司猶論執不已公待　命於江郊四月兩司停啓始至配所杜門屛伏謝絶人事常曰使國事至此皆余之罪其衣服衾枕皆用編素一如居憂者然居常仰屋咄嗟或中夜惕然傷歎達朝不寐九月　筵臣爲請赦不許已而　教曰某等狂恣誕妄黨同伐異惟意所欲君上之言則皆以不從爲快謀國之事則專以虛名爲主張維構疏欲請預避而畏其攻斥不敢上聞譯官之行已渡鴨江丙子絶和後月廷遣譯官于虜復尋前盟而爭執不已亂後欲杜此習削黜于外

其意專在棄名就實而中外相傳之言頗險云未能
矯弊徒取情外之言尹某等並放釋政院以　聖旨
未安封還事遂寢未幾前　命遂下公雖蒙宥而以
天怒未霽不敢遽還田里移寓于錦山郡以待　後
命戊寅八月始歸尼山謂家人曰今我當守死於先
隴之側遂就墳菴以居焉當時議者謂公行遣未久
特蒙　原放不可不歸近京輦以露謝　恩之意且
以諸子廢舉迹涉汚穢時事傾危恫喝之言左右沓
至公夷然不以爲意乃曰七十之年兩目俱盲此生
有何顧惜謂諸子曰豈以老我之故苟趍榮途汝等
唯當屏跡耕耘以爲命而已至於死生禍福天也時

虜犯　天朝以我人爲助公曰前年城下之舉容有可諉至於助兵之後則士大夫無面立於世矣自此之後絕口不言時事牢臥一室不出戶庭明年己卯夏公忽感疾家人不覺其危而公自度其終不起亟招在外子姓命子弟操筆作遺書曰父妄論時事得罪　君父死後喪禮不宜從厚斂以常衣不用公服有棺而無槨葬於先隴之下勿爲新卜以爲徼福之計勿爲石物只樹短表書曰某人之墓可也汝等飲食衣服之節冠昏喪祭之具一遵前日訓書無敢踰越蓋公嘗作家訓以去奢從儉爲要焉子弟進藥揮却不許曰七十衰年遭此大病天命所在豈容人力

一日公遽命遣盥澡濯而夜分呼諸子曰今我殆將死也須遷我于正寢侍者權辭請少遲公叱責趣之乃反席正寢有頃而屬纊是年六月初四日也公賦性內剛而外順和而能立直而不絞敦厚莊重戲言慢容不設於身口孝友之行出於天得少孤以不及致養常為至痛每值諱日倍加痛慕奉母夫人雖在家食之日必嘗甘旨和氣婉容先意承顏叱咤之聲未嘗發於左右及取科入仕惟以便養為急力求郡縣親意所欲不至害義則無所不從大夫人睦於親族其在京第戚疎咸集公必具酒食其於郡邑有所乞丐則公不靳施與皆所以順適親意也前後居憂

皆廬墓側每日晨興哭于靈座仍上墳塋復哭盡哀及暮亦如之久則羸毀若不可支而饋奠之具身必親之大宗衰弱薦饗幾廢公以爲世序彌遠則禮益不及遂與族人輸財立祠獻賢以祭於禰廟亦如之宗敬之禮終始不衰兄弟之間無所拂戾其所願欲必聽無歎雖不自營生産而於諸房則盡心經理故其孀貧無託者咸賴而爲生其尹全州奉寡妹以行曰昔吾得郡爲親而喜今涖雄州欲養誰爲雖知法所拘者而情不忍已也其所以奉養一如大夫人而無損焉撫養諸從之孤均於己出季弟司議公年踰强仕公欲其成名以悦親心而未有會會長子勛舉

以畏塞　蒙恩公請於當路願以與弟曰　朝家恩命雖不敢容私而有母臨年情不忍已也遇宗族鄉隣無問貴賤必盡誠款削衣貶食以羨相周吉凶之需周旋計度無異己事故所至州郡其來如歸有求必應人或疑其太過公歎曰吾宗族衰替祿于朝者唯我而已我若恝視其窮餓而不恤則雖得廉約之名顧祖先均視之心如何且居官之道苟不自肥則雖以與人而人必怨之矣前後所施皆是劇邑居常閒靜無所爲而剸煩解紛不動聲氣矯飾矜衒之態不設於言色故雖有大施措人不能知久乃庸之而愈服其雅量焉中歲遭遇明時匪躬蹇諤屢蹭不悔

辨別白黑直道而行雖在親舊無所迴避至於勳戚權貴尤不饒假故不悅者滋多自丁卯以來愁危憂傾溺呼焚赴不遑食息顧以爲人君必先去己私然後可以責勵臣下故必以發禁錢調內帑爲言必藩維壯固然後人心不惕故必以鑄宿衛赴邊城爲請此則朱韋齋建炎之策也必無偷安畏縮之心然後可以鼓士氣振軍聲故力陳棄江都駐平壤之計此則陳應求去臨安撫建康之謀也振肅綱維修明軍政李伯紀中興之設施委任閫帥中無專制陳邦彥淮泗之謀猷也然邦本鞏固然後國事可爲故每汲汲於節用蠲賦以紓民力爲務則實出於張魏公一

意於伐賊而亟以生靈爲念之意也至於所謂天朝不可負　皇上不可欺此則天經地義亘古亘今之大倫大法而春秋以來至於朱子之所以維持防範於天下者也世之人蓋嘗慨然於前世之晦塞而聞公之說則顧爲目前利害之所蔽而羣非衆笑之不暇也豈不可慨也哉然公自信愈篤前後十餘年間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初發於戊辰而見沮再論於辛未而未售及夫國勢已去不可復爲之後猶且係心眷顧存君扶義之心尚不少渝慷慨流涕懇叩反覆以終其身至於屬纊之際尚有清中原濟此江之吟非其稟賦之正持守之

確烏能及此然公之言未嘗見用而至於事敗之後則顧乃咎公以爲以公之故而不能盡行流俗之計噫當時謀國者果有忠言長策而公乃泥之耶不然而徒以彼虜僭號之後不得遣使通好以紓禍亂爲尤則又有所不然者丁丑城下之舉雖出於理窮力屈之後然而鄭桐溪金淸陰諸公猶以死爭之況其未至於此而先爲屈義之舉則其於義理又當如何也天下其孰能說之然則其所以得免於此者伊誰之力哉至於丁丑不能先諸公自首實由其子掩諱而然非公之過也故其子文擧引伏自廢不敢有仕進之心冀以暴公之志也然暴不暴於公有何加損

也然吳尹兩公之自首又後於公而不以此累其立憖之懿如使公同吳尹遣赴於虜而同其終始則訾議者之言宜亦息矣而其不能然者亦非公之所知也蓋由平日不悅於公者因此一事競起而恣睢故並與丁卯以來所樹立之大者而爲所掩埋至今以大義二字爲諱語而不敢公誦要之百世之後恩怨俱冷然後是非乃定要非今日之所當論也公夫人牛溪先生之季女也德性慈良敦厚事公祇順畏敬奉姑專務養志單身而不辭匱乏而不恤姑甚安之丙辰因長婦家禍家族幾覆人甚危之皆以爲詿容是婦夫人曰善人之不幸咎其何忍矜愛愈篤宗黨

服其仁常手執蠶績雖至貴膺誥命猶且不懈曰婦
人之道惟當服勤以自給作技巧取贏餘已非其正
至於商財黩貨非所前聞也戊子從子之官九月二
十九日卒於安陰縣舍年七十七公初葬先兆諸子
將祔夫人啓窆有水泉之患遂移葬于其西幾步之
原夫人同塋子男五人勛舉舜舉俱爲縣監商舉奉
事文舉及第嘗爲侍從官宣舉以學行見重於世女
二人適李正輿縣監權儁側室男三人良舉耕舉皆
司馬次時舉女一人爲崔晉詹妾勛舉二男曰抃曰
損李相夔朴尚絅其二壻也舜舉出後伯父其三男
曰晢曰搢曰搘商舉一男曰播金碩昌李壽萬其壻

而一女未行文舉二男曰撙曰抒李舜臣崔世慶李顯其壻而二女未行宣舉二男曰拯曰推朴世垕其壻李正輿早卒繼子曰敏迪權儁三男晩喜二女爲朴銑成一童妻其二幼勛舉不勝公喪抒實傳重敬教誠教其二男而女二人皆幼公子孫皆好學篤行爲士友模範公之教蓋將遠矣公之爲文得於經史平實典裁不尚華藻至於辨別是非指陳利病則據事明理究極痛切有條而不紊一見知其指意之所在其本於心性者蓋如此也有封事一卷藏於家清陰金相公盖嘗序之而亦誌其墓其所以發明其心迹引重其事行者無復餘蘊而其所謂使公言而見

行則可制亂於丙子之前公言而見思則可雪恥於丁丑之後而前既不能用後反以爲訾後世必有誦公言悲公志云者則又睟翁所以慨然於隴西公者蓋以爲名言云鄉人慕公德義將立祠於社而顧以時義而未果蓋將有待焉爾余於公有累世連姻之好先人蓋嘗愛悅公丁卯之變在　分朝聞公斥和之舉貽書不肖比公於胡澹菴顧余還方之賤未未由執役於門墻歲乙亥始得拜公於從叔家從叔公之妹壻也語公以外議之非公者且因以嘲之公凝然一無所辨但一微笑而已後從叔將赴官湖西公就送其妹臨別涕而反袂余竊覘公之友愛之因心

也丁丑累得納拜於謫所戊寅又拜於尼山公雖不復言時事然其嵁嵁正直之氣則未嘗挫也余因竊歎又想像比類而暗誦直節堂老栢之題曰焚斬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然不僵如志士仁人經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衰信乎晦翁先爲公準備此語也翌年再往則不復見公而哭公之筵矣略以文字薦余哀誠而退及後成夫人之喪爲訪諸孤於廬次則猥以家乘數件見示因託以編次爲狀余始盖屢謝以不敢也顧以先人契誼之重平生慕用之深而又嘗獲託於諸孤講道之末義不敢終辭故第錄如上以俟後世知言之君子云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二

#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三

## 行狀

### 竹窓李公行狀

公諱時稷字聖俞其先延安人世傳唐郎將李茂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新羅仍受籍于延云本朝　世祖時有諱石亨文章勳業冠一世封延城府院君謚文康其子渾官司憲府掌令其子壽長大護軍其子嶁早登第爲弘文正字卒官楊州牧使是生公之祖廷顯出爲李父監察諱嶬之後考諱賓中司馬薦爲青巖道察訪娶牧使李應麒之女非一李也　隆慶壬申八月十八日生公自幼聰敏邁倫十歲從大父

在江東任所時曹公好益謫居其地公聞其有師道
往從焉一見曹公亟稱於人曰此後生可畏者也勉
以學業後從沙溪金先生游先生亦心許之戊戌丁
憂以善喪聞丙午中司馬癸丑丁外憂不以俗忌廢
饋奠禮聞者益稱之光海末見世道日非不赴公車
歸臥湖西故里結數椽環以圖書松竹逍遙自適不
與時人交所往還戚故才數三而已鄉有趨韙者爲
權奸游說願與同死生公笑謝曰生可樂而死可厭
也其人慚沮而退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卽位薦
授司畜署別提李适叛扈從公州還轉　宗廟署直
長守夢鄭公曄以都憲劾罷之後覺其爲讒言所誤

極其悔懊至欲就謝於公而恨其相知之不早也甲子登文科別試壽以　扈從勞敘陞六品授成均典籍改司憲府監察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協諸僚論小人之投機傾軋者忤　旨辭遞久之拜工曹佐郎又還兵曹出監嶺南試能以公道鎮浮習丁卯虜警扈駕江都拜正言與諸僚叶　閤力排和議不省遞授典籍　駕還移兵曹正郎棄官歸鄉壽授礪山郡守屵剔弊垢抑黜豪强一境胥悅明年去官吏民追思其德立碑頌之後聞公喪相與負載會賻於百里之外己巳拜直講陞司藝復還正言屢遷掌令弼善歷內資尚衣掌樂濟用太僕太常諸司正太常故奸

數公覈治其負犯者同僚與吏人合誣以中之提調有惑志置中考公卽棄官銓部知其枉卽還原職是崇禎丙子也蓋公平生自愛其一刺未嘗有要路迹故仕宦常在通塞間而公常悠然不以爲意也是冬虜大舉入寇　上將幸江都使老病諸臣奉　廟社先往焉　大駕隨後至城南門而虜已迫西郊矣乃回從城東門幸南漢城時變出不意百僚卒急鮮有及者公家在西門外蒼黃馳赴　大駕已遠而都門閉矣公徊徨城外計不知所出薄暮城門乍啓公卽馳赴南漢到東郊則夜已深矣翌曉始渡廣津適遇南公銑銜　命往虜陣南公曰　大駕已自南漢徑

向江都矣蓋是月十五日雞鳴　上自行宮動駕至南門疾作不果行南公不知而說公如此云公卽旋馬直向果川將迎　駕於路左行到露梁始聞　大駕還駐行宮時諸宰之候　駕路次者甚多論議各異或曰　宗廟社稷皆入江都此亦一朝廷也往入江都義無不可矣公憤然曰　君父何在忍爲便身圖耶我則當冒死赴　行在矣今日尚何歸也遂策馬直趨則賊已散漫於道路矣公遇賊幾不免者數矣遂間道至龍仁境則家累避亂南下婦女老幼顚仆道上公適與邂逅則公子憬挽公泣言事無奈何乞歸南鄉勸諭士民團聚義旅北來勤　王不亦善

乎公嚴辭峻責拂衣上馬亦不與家人辭訣遂至南漢東門則城圍已牢不得入公痛哭躑躅而終無可奈何遂討露梁諸公語回取水原路將赴江都適與沈叅議之源諸人遇遂移檄兩湖激礪士氣行到南陽則趙判書翼尹校理鳴殷已先至府與府伯尹公聚謀聚義旅誓死赴難公亦留與共事兵未集而虜卒至府伯尹公罵賊不屈而死人皆傷痛之公獨正色曰男兒明白而死自古爲難尹信伯今日得之矣試望南漢孤城此豈人臣苟活之日耶丁丑元日與趙判書諸公行望闕禮于舟中公北望痛哭良久乃已曰吾心欝塞今少洩矣時適有南歸人或勸公

作家問公仰天長吁曰何必爲區區眷戀意終不寄一字公素病渴或進以五味茶公不悅曰此豈飲藥調病之時耶遂與諸公將入江都始公方病而風雪甚惡尹公鳴殷以公其父執也懇請留止調治而行公起而言曰必以江都爲歸者是吾死所也遂力疾登舟時吟古人亂離戀君詩慷慨流涕焉及至江都任事諸人無復調兵備禦計唯醉謔恣睢雖元老大臣亦加凌轢公歎曰人謀不臧長江難恃吾輩唯有一死更何爲哉更不隨例受廩使從者備馬以食正月廿一日賊渡江城將陷仙源金相國放火於城南樓以自靖廿二日賊入城據守　行宮門闥自爲標

信與我人曰順從者生於是諸人爭先趨附以幸免公笑曰　宗廟亡矣苟求生活能無愧乎時司僕主簿宋公時榮弼善尹公烇與公同舍宋公曰吾輩今日豈料見此景象昨日不死爲賊所逼豈不痛哉公曰吾儕平日讀古人書今日遭此尚可生乎有一名官使人來曰城北有可走一路願與公偕公答曰公年富力强去爲後日地是或一道老夫安往與其顛仆於路側莫若靜坐以俟死遂作家書並日記以付家奴曰汝若得脫以此歸傳也又作一詞以寄其子曰　宗社淪亡萬姓魚肉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怍辭氣從容若平生宋公先已自決公

抱持大哭自臨斂殯殯時鑿兩坎而虛其一命僕人曰我死殯我於是解衣授館人使以爲斂曰他日使吾兒得以收歸以葬時有一士人往拜公公曰宋公去夜已死吾已殯之矣吾則老衰氣短至今尚存是可愧恨然吾之死則已決矣先是常以弓弦置懷中曰是吾殺身具也遂於翌日以弦自經是其月二十五日也賊又火其殯宋公則是公臨視厚其土故得免焉諸孤奉公轜以歸公長身白面脩髯盼目胸懷坦率絕去畛畦能以養志爲孝少時母夫人善病有心疾嘗其驚惑失常時侍者莫知如何公和言柔色談笑於側則卽油然順適如未嘗病者是以常不離

左右務盡承奉之道嘗避寇入峽親扶板輿備經險
阻歷千餘里竟不許人代母夫人没事其兄弟無異
平昔有一舊婢盡其忠勤母夫人常愛而視之及母
夫人没公請於兄弟以歸於家惠養以終其身有亡
姊無嗣割其財産以爲之所使不絶祀庶弟之貧困
無託者婚嫁舍業使不至失所姑氏無子欲以後事
爲託議已定公固辭得免又求其夫家之宜爲後者
俾主之而盡還其財産蓋其凡百皆本於孝悌故古
人所難爲者皆備於一身矣前後居官冰檗之操終
始如一而亦出於自然非勉慕而爲之也仁民愛物
出於誠心絶無忮求之意故所在吏民信服愛悦礪

山時有達官素以豪舉自許常侮弄官人雖方伯亦不免焉及見公所爲謂人曰吾郡吏畏欺紿此侯者必有天殃云雅喜山水光海時雖閉門自守聞有佳山美水則必呼朋命儔携壺挈榼徜徉竟夕或獨往遇會心處樂而忘歸於酒嘗喜微醺輒高歌朗詠音調清越聞者竊扑焉嘗自言曰人皆謂我粥粥無氣然柄欛在我如臨大節亦可以辦一死矣卒如其言公可謂有素養而不負其志矣雖謂之日月爭光可也所居懷德鄉人立祠與太僕宋公並俎豆之江都士夫亦與金仙源諸公腏享焉始　仁祖大王遣官致祭命旌其閭　孝廟初服以筵臣言　贈公都承

旨今 上壬戌加贈吏曹判書嗚呼士林 朝家崇報之意至此而無遺憾矣夫人李氏系出龍仁善於治家嚴於教子公没毁戚踰禮翌年戊寅四月初五日年六十二而没公初葬懷德縣之治北再移其墓歸窆于龍仁先兆文秀山某向之原夫人祔焉子男三人長卽憬察訪其所後子德老今爲縣監次惟生員有俊才先公夭季惇亦早世有子曰德遠公以美資純質薰染儒賢早知天理人欲之辨而當時事板蕩之際能決熊魚取舍之分以一身而任世道之重以隻手而扶人紀之壞 列聖崇奬士林尊尚豈非卓卓乎不可及者歟是盖氣質醇眞有以全其天理

之正而不爲物欲之所敝故利害不入於心而成就有補於世古所謂氣質之用少者蓋非不易之定論也公性喜竹必種於窓外雖仕宦日亦養之於盆而相對焉故號竹窓植物之性亦有相近而相得者矣余先君子睡翁公與公爲金蘭契出處游從未嘗相捨眞姓不同兄弟也以故余亦於公父子相視蓋知公之熟而服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也今德老託余爲狀余不敢以老病荒拙辭而第錄如右

司僕主簿野隱宋公行狀

公諱時榮字茂先系出恩津縣鼻祖大原官至判事曰得珠曰春卿俱爲郡守曰明誼爲司憲執端及按

康使與鄭圃隱諸賢相推重焉曰克己登進士入我
朝有諱愉隱德不仕自號雙清堂（堂在懷德宋村）繼祀爲尚
州判官　贈司憲府持平諱順年爲禮曹正郎諱汝
諧爲安東府使諱世良蔭補　健元陵參奉於公爲
高祖是生奉事諱龜壽孝友天至丁憂致哀有白燕
巢廬之異人以爲誠孝所感自號西阜與弟圭庵先
生麟壽妹婿東洲先生成悌元並德齊休萃于一家
時人號其居爲三賢閭祖諱應期爲儀賓府都事考
諱邦祚登第爲兵曹佐郎以清名直道當光海朝爲
羣小所擯客歿於關西士友慕惜之令　上己巳以
公原從　贈吏曹參議娶晋州鄭氏判事谷之女乙

已名臣思顯之孫生公於　萬曆戊子十二月初二日早歲即服勤爲學旣長出入科場屢中鄉額竟不成於有司戊午佐郎公捐館奉喪歸葬于永同而仍居焉永即公外鄉也甲子又丁內艱服闋遭丁卯虜變與鄉人糾合義旅將入衛　行在會賊退而罷明年戊辰補司宰監參奉歷廣興倉奉事內資直長尚衣主簿仍遷司僕寺乃　崇禎乙亥也明年冬虜賊猝至兩西關帥斂兵自衛任其長驅不數日賊騎已到國門外矣公整理馬僕扈　嬪殿幷入江都任事諸人復沉酒宴安竟致凶鋒渡江圍城　分朝臣僚相率拜降僥倖苟活或有踰城而跳者公與同志李

太常時穆尹弼善烇將自決于　行宮之北松樹下
爲人所遏而不果公笑謂尹上舍宣舉曰吾輩豈料
今日見此景象乎翌日賊入據　行宮處　嬪殿大
君西掖而悉令變置士夫館舍公曰昨果便死心自
已安矣奈何忍至今日爲賊所逼李太常曰吾輩少
時讀古人書今覩犬豕與　嬪殿同宮而處臣子尚
可生乎公曰吾意卽刻當決而尹丈以　嬪殿尚全
遲之未知如何也卽爲兩件書處置家事並訣子弟
諸親一以付館人一以付蒼頭又以所帶印信授小
吏曰事定之後汝可歸獻本司又出行資買棺於館
人而悉備襲斂諸具卽自經於屋下卽丁丑正月二

十三日夕也李太常尹弼善具衣服斂于棺瘞于屋內而曰吾兩人老矣筋力不逮尚今忍死可恨既而相繼而終焉賊退後孤基隆與弟時倓即尋屍而歸易棺衾窆于永同耆藏里佐郎公墓下某坐之原得年五十公氣質方毅敦確自少有不可奪之操而佐郎公庭訓甚正動循法度未嘗有子弟之過及長飭礪不倦惟以克世其家爲志尤篤於孝悌佐郎公歿哀毀過禮既免喪與昆仲奉母夫人務農講禮盡心於奉養而於追遠之義愈厚焉俗節必獻以時食朔望必叅四時必祭行禮儀節必據文公家禮少有疑晦必質問而後敢行每日東帶拜廟訖省候慈闈歸

處廳事與諸弟環坐談笑終日怡悅未嘗入私室然
諸弟及羣從少有犯禮則正色責之不少假也及丁
後喪執禮愈嚴三年之內足未嘗一及中門嫁娶弟
妹極力營辦未嘗欠闕分貲家財自取其荒且老者
其克己爲義皆人所不可及者嘗與族人議置將祧
墓田曰世代浸遠子孫愈散則爲此亦難不如早爲
之也最不喜巫覡淫祠之事雖於婢僕亦禁截之使
不敢崇奉之巫覡不敢近其里平生不入官府亦未
嘗以私干之故邑宰之至者無不尊敬之鄉人請與
之遊則未嘗以事辭每於山水之間輒徜徉終日而
歸今 上丙寅鄉人舉其孝友行義于方伯方伯格

不以　闡沙溪金先生竟以公名薦于朝其爲仕也律己清謹吏不敢欺而同僚敬畏之其爲廣興倉也下吏託稱落滴米而憑竊元穀以媚諸司員而分其利公曰此雖落滴亦公穀也悉取其斛者三十將以上庾支補國用卽又曰如此則近名矣遂以治倉廨之毁圮者又於班祿之時倉吏例以五斗米加於斛而以私其司員而胥吏之俸亦視此焉公至則痛禁之先自不取其所加諸僚亦不敢取訖公之去料量均平懶於交遊雖平日所厚者名位稍隆不復往來崔相鳴吉爲銓相時聞公名請與相見公竟不往嘗曰孝於親忠於君厚於宗族廉於進取卽此是學吾

不知其他也見人欲以所學衒於世者則甚惡之曰如此則僞也奚擇於穿窬哉自少出入於沙溪先生之門亟稱之曰望其容貌不覺鄙吝之萌自消於中眞盛德君子也又每曰眞積力久之說嘗聞之於古書而於先生親見之矣其尚德慕賢如此丙子春聞虜賊僭號慷慨語曰方今　朝廷一無可恃之策而不急急爲之備是必將至於奉表稱臣而後已其爲羞辱甚於帝秦矣如此尚可仕乎雖微末如吾者亦當拂衣而去矣矢不忍向渠作陪臣矣其自靖之日神彩不亂揚揚如平昔館人素愛服公盡心止之而進以酒食公卽盡之曰我意已安少無惜死之心汝

何必如是強聒哉所處家事纖悉委曲無毫髮未盡最以先考墓表懇懇託諸弟而他無一箇悔之辭非所守之正所養之厚惡能就此哉嗚呼偉哉　崇禎戊寅六月二十五日　主上遣禮官吊孤賜祭其文曰惟靈挺特鵠峙擩染鯉庭疏淪志操琢磨典刑稟鍛雲程名藉蘭馨世屯猷猶猝遷奔霆矢志不渝允植天經取舍從容節貫日星若早登庸一隅底寧徒揚義風余慙汗青輸忱薦芬庶感英靈公娶全義李氏相國鏗之曾孫水使淮壽之孫士人勵之女勵氣節奇偉志行卓異甚爲士友所重壬辰倭變從重峰趙先生殉節於錦山李氏柔順無違德家內庶事

一無擅爲公没之後任情悲毁同年十月初九日竟不起壽五十一是年十二月葬于永同投宿洞艮坐坤向之原將移公合葬焉盖從葬師言也生三男二女長基隆次基謙有癡病公常軫念之先公一月而死而公未及知故遺文中眷眷及之次基弘爲圭菴先生後女長適士人李碩馨次幼公弟進士時瑩氣識俊邁於人少許可至於公每心悦而誠服之常以爲不可及嘗欲叙次公行實未幾亦病没故余敢録其平日所親見者如右

行狀

孝子萬戶朴公行狀

公諱忍字彦容姓朴氏其先密陽人也世傳新羅王赫居世有後裔別封於密子孫仍籍焉有大提學時庸娶永同大姓金令貽女因家于永其後孫蕃衍鄉族罕比云是生漢城尹天貴天貴生監察興居興居生府使淑淑老是公高祖也曾祖亨根府使祖堪考文秀二世連捷文科堪官止正字文秀至府使府使娶平市令忠州朴行之女以 嘉靖甲午正月十日生公公少事弓馬以蔭補草芝萬戶時府使公年已八

十矣歸老於家公以定省之曠不欲遠離膝下亦棄
官歸養服田力穡漁獵樵採以供甘旨之具或於魚
梁時得北海嘉魚人謂其孝感所致隨滫或缺則犯
晨夜冒霜雪必得然後乃已或告以太勤則曰親年
已高恐有不洎之恨以故粟米相仍魚肉常宿雖專
城之養不是過也又勤於晨昏之禮所以安其寢處
娛其耳目者俱盡其誠公年既衰老難以筋力爲禮
而其劬躬服勤益篤不懈見者感涕壬辰倭寇猝至
時公年五十九矣府使公已得人不煖而又病勃窣
便旋須人矣公欲以肩輿輿走而家無丁壯公挽輿
頓足大號以哭里人感而愍之不忍棄去相與扶持

東奔西竄得延數月而里人終始致力焉是年七月二十九日猝然遇賊賊將犯府使公公計無所出號泣求哀乞以身代賊不許則遂以身蔽覆府使公父子竟並命於一刃里人竊伏草間見其事如此而聞於縣縣監韓明胤即以報于監司轉聞于朝鄉人正鄭谷幼學趙愈等亦再擧其狀而莫有先後之者故褒典久不下其後其子益誠上疏以訟之遂蒙　恩命旌表其閭其竊惟世衰道微人倫不明遺君後親之輩前後相屬公獨能因心即孝其平日事親之道一如董邵南王延之事而及其臨亂致死則又無愧於殺身成仁之聖訓嗚呼懿哉余叔父習靜公即鄭

正之外甥也往來於永熟知公之始末而稱之以老孝子爲作賦以美之鄉人至今傳誦焉其賦之序曰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是人情之所必至而終身慕之者所以爲大孝也今斯人也年將耳順鬚眉皓白而其孝益篤未嘗少衰此古君子之所甚難也斯人也既爲其難於五十餘年之久則其能爲其易於一朝之倉卒者不足異也若舉其一朝之易而遺諸五十年之難則非所以知斯人者也嗚呼此於論公之行可謂盡矣昔江革負母逃亂賊欲將革而去革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賊不忍犯或指避兵之所今以公之誠孝獨不能感動倭

賊豈公之孝有遜於韋也抑盜賊亦有古今之異歟
嗚呼痛哉公娶府使韓琦女生五男長卽益誠次益
謙益諒益訢益詮益誠三女其壻郭鍊南晝國朴琳
一子東龍登武科丙子虜變自願從軍死於戰陣朝
廷褒贈主簿其尚類也益謙二女其壻鄭忠誠陸脩
子暐益諒二子曦晞女壻柳復起益訢二女壻李時
景朴承乾益詮子暎三女壻金亨吉朴珥南士曾也
余自少聞公行蹟甚熟於耳每過公遺墟未嘗不起
敬而肅其棹楔也今暐與主簿之子世忠以習靜叔
父之作來請余狀其事余不獨服公之至行而又感
叔父致意之勤謹第錄如右癸卯二月日恩津宋時

烈謹狀

永春縣監　贈吏曹參判李公行狀

公諱德弘字宏仲姓李氏退溪李先生門人也號艮齋其先出自嶺南之永川後世有自永川徙居禮安之汾川者曰軍器寺少尹諱軒五世而有習讀諱賢佑其兄曰孝節公賢輔養德林泉世號聾巖先生退溪先生甚推重焉酬唱諸什多見於文集中汾之上流有川沙村習讀公始卜築焉與所謂退溪者隔水相對後李先生有卜鄰我亦專西壑之句習讀公生諱忠楫贈參判其配曰羅州朴氏以　嘉靖辛丑十月十四日生公容貌端雅性質溫柔年甫弱冠與先

生長孫直長安道朝夕游從仍受學於先生每退而私處對案端坐不與儕輩戲談專心致志于學先生甚嘉之誘掖寵奬諄懇甚至一日呼而至前曰子知余命名之義乎曰未也曰德宇從行從直從心即行直心也子其體而勉之公益自策勵不怠思省先生游賞溪山公必備冠童之列先生嘗使作渾天儀公一依先儒註解成呈先生復使金富儀修潤去取者即此也先生動靜語默無不詳記名曰溪山記善録以爲矜式之規焉蓋公在先生門下一不悠泛放過故嘗有陶分禹寸孔思周情之詩先生亦屢有戒飭之語嘗手書公齋號曰古人以此名齋者多其義甚

好先生將易簀命公司書籍及先生没公心喪三年萬曆戊寅公與鄭寒岡諸賢同登薦劍除集慶殿叅奉例遷奉事直長陞翊衛司副率衛率壬辰倭變侍衛世子于成川癸巳爲永春縣監時兵火之餘仍以饑饉公盡心撫恤民無捐瘠時母夫人尚無恙公備志物之養在官丁憂公哀毁成疾竟以 萬曆丙申二月十九日卒其年五月葬于縣北之愚溪艮坐坤向之原以 扈從勞叅原從一等追 贈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配英陽南氏應乾之女從贈貞夫人有六男蒔芷莊茂葳慕公早親有道篤實行持其事親也朝夕視膳晨昏定省禮無所虧又推以致敬

於亭兄盖其孝悌之行人無間言其居官也寛以御下禮以待士愛民如子使無失所焉其與人交也遇之以誠導之以善其有疾病竭誠醫治焉公讀書必尋求密微雖小註紛拏亦必紬繹分析少有疑晦必就正於先生要以心會自得而後已有四書心經古文家禮釋義又有自疑録等書尤致精於周易別有所録先生没後一時諸賢無不樂與講討焉其心經釋疑則公受讀時詳録其訓語質於先生而證正稱停不失本旨者也今 上講心經時命筵臣修潤以進仍使刊行其書盖出於公外曾孫生員金萬烋公內外曾玄幾四百人今其孫榮儁越數百里而來以

公狀見託余竊惟念孟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公之先移居君子之鄉已非尋常人然所居雖近而能信之篤學之力老而不怠者能有幾人公可謂賢矣今 聖上又有以表章其遺録公之功在斯文可徵於無窮而 聖上樂取於人之盛德亦可見矣謹第録如右

同知李公行狀

本貫慶尚道慶州府

曾祖殿臣義興衛司果妣草溪鄭氏

祖興桃源道察訪妣東萊鄭氏

考天一折衝將軍副司果贈兵曹判書妣

貞夫人南陽洪氏

公諱忱字尚中始祖謁平事新羅始祖赫居世爲佐命功臣其後有金書敬順王入朝于高麗麗祖妻以其女生女以歸于金書金書爲三韓功臣歷十二世有爾官左僕射僕射生大提學世基大提學生脩官評理謚文孝公文孝於益齋公齊賢爲從兄弟也我朝諱堪登　世祖朝文科官至全州府尹是司果公考也公　隆慶二年戊辰五月十七日生於漢師之盤松坊里第僅三四歲自能知書嘗患痘疾甚殆判書公問于術人術人曰毋苦此兒終必貴矣十五六歲博觀諸書文辭蔚然可觀筆法慕松雪二十二中

生員試後二年以明經闡文科權知成均館學諭物
論稱屈後遂改隸槐院壬辰倭寇逼都城公承　命
禱祀于紺岳山既還則　大駕已西幸矣公度不能
追及遂尋判書公於江都爲義使賫詹從事癸巳迎
駕于關西冬特以假注書扈　中殿于海州蓋　宣
廟嘗見公筆跡問政院以何人所書而甚加　奬
故有是　命云甲午清陰文正公薦公才調於沈公
悅遂拜翰林未幾被當路劾去乙未由承文院正字
例陞著作丙申又陞博士已而授成均館典籍丁酉
中重試拜工曹正郎是年倭寇再逞天將東征者數
十輩公承　命儐陳游擊愚衷等游擊以公能通華

語意甚相得冬從征于蔚山游擊謂公曰公文士不閑弓馬可留慶州盖游擊愛之深不欲俱往於死地也戊戌由戶曹正郎移典籍及禮曹佐郎俄陞正郎奉 命往義州問禮于萬經理世德未還拜司憲府持平忤於權要遞爲龍川郡守郡在水陸之會 天朝將士日夕旁午公左右酬應俱得其宜己亥中國商賈被寇掠於郡境 天將謫之故公罷歸辛丑朝廷創立三手軍給保之舉公爲其都廳處之周詳時稱舉職以刑曹正郎選入侍講院爲文學時輩惡之壬寅出爲全羅道都事俄兼春秋館記注官事公屢掌鄉試所選皆稱得人癸卯復入爲刑曹正郎已

而爲保寧縣監丁外艱未赴與伯氏廬墓喪祭一遵家禮饋奠之暇必看先賢所輯禮書乙巳服除以西樞復兼記注官丙午爲黃海道都事丁未出宰白川舊例以官租七十斛每年春散秋斂取十倍之息爲租七百斛公至則首罷之且上疏言今日貢法有乖任土之實請改之不報翌年遞歸俄拜繕工僉正己酉庚戌連除大同金郊察訪皆不赴爲開城經歷府多富商大賈素稱難治公秉心平允大小無怨壬子以事罷叙爲直講司藝等職己而陞內資正癸丑以宗簿正承　朝命按獄于關西甲寅爲長湍府使時賊臣鄭造之弟逵爲督郵欲以非法占奪本邑舊址

公移文問不以威勢少饒竟以忤罷是爲光海之六年也自是六七年之間　朝廷濁亂彝倫斁塞公杜門屛跡絶意仕宦辛酉復除宗簿正先是國舅金悌男被誣告以逆論死凶徒目公以悌男餘黨劫罷之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卽位公復正緖工兼知製教當時國政更始羣彦彙征以文望被掌誥之選者甚衆公各居首時朝廷議正貢案而難其人遂以委公公上疏曰臣竊聞我國貢賦之法昭載於經濟六典而燕山朝加定不啻倍蓰　中廟反正之後仍存不革壬辰亂後量田改正若能撙節財用則自可餘裕而廢朝十餘年來上下征利內外饕餮正供之外私

獻籠加國用無節隨乏隨加幾復燕山之舊至於三名日方物八道貢膳雖有減定之數而以今時起之田結見存之良戶較之則猶爲夫桀之政卽今設廳釐正羣賢會議必能從長料理益下損上永爲後世不易之定規矣然四道之貢一依京圻宣惠廳磨鍊而但圻甸則地方密邇輸運便易四道則遠者十餘日程近不下四五日雖有沿海作米山郡作木之令而船馬價之外又有戶首一倍三倍之徵矣非但外方如此京各司皆然貢物雖曰作米而京中難貿之物則除各件價米而以本色上納者居多上納之際私主人刀蹬之弊有倍於外方之三倍矣若不去戶

首澄捧主人刀蹬牟利者防納之弊則民不被其實
澤矣臣愚以爲量出爲入公私兩便俾民樂從且嚴
澄徵之禁申明科條犯者梟示然後紀綱可立國法
可行矣然紀綱之立不在於號令之間刑杖之嚴而
只在於人主之一心朝廷者萬方之本也人主者朝
廷之本也人君誠能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紀綱立而萬事理矣何法不
行何令不施乎此雖先儒已陳之論而舍此一言臣
亦無策伏願 殿下留意焉臣又竊聞方物率多不
急於日用者今若減數磨鍊以富存羊之意而特
命限年全減以竣事定之後則藏富於民而民之蒙

惠感德者豈但萬萬而已乎　上供之物自下擅減事體未安伏願　聖上斷自宸衷三節方物或減其一八道朔膳或減其半或減三分之一焉古人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殿下誠能恭儉由己作周孚先如未嘗有位之時始終一心毋或怠忽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公既專管其事損益得宜廟堂稱善焉秋掌試于湖南時試場多故主事坐罷者十餘人公與焉其後湖士又投誣疏以持公李月沙廷龜諸公於筵席據實申辨反罪倡疏者三人公之前枉亦隨而伸焉甲子逆适稱兵公時爲繕工僉正疏論擒誅方略已而扈從公山陞通禮出牧驪州

例陞通政明年捕得逆黨之在境者以賞陞嘉善秋棄官歸丁卯虜賊入寇公扈　駕于江都朝廷與虜講和公慨然上疏曰自古禦戎之道不過曰戰守和三策而已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和則和者惟觀時勢之便否處之得其當耳其所謂和者亦有二焉勝勢在我而敵來乞和則休兵息民國家之福許之可也勝勢在彼而無故請和者謀也恐喝之誘脅之繼之以難從之請則寧以國斃背城借一者乃國君死社稷之正道也今日之勢可謂急矣因其請而講和者誠出於事勢之不得已也第慮彼賊席累勝長驅之勢何故請和而求退耶廟堂之臣陷於狡虜之詐

譎惑於降將之反側言則曰和議可斥虜使可斬而
終使　殿下引接之宰臣宴享之遣　王弟以示信
輸厚賂以結好其爲　國家之辱尚忍言哉胡差再
三凶謀叵測而恬不知耻禮待猶前是何道理斬使
焚書雖不敢望於今日而惟當據義斥絕數罪拘留
以觀彼賊之所爲一邊督令諸將一時進兵或斷其
後或遏其前或夜斫營壘或抄掠游騎使賊狼顧失
措則彼孤軍深入之賊安得萬全而返其巢穴乎伏
願　殿下勿撓於羣議之紛紜斷自　宸衷無失機
會焉諸道將領之來會者不爲不多而望風恇怳遠
避山藪一無進逼賊壘以爲聲援者以軍法繩之則

元帥以下皆當伏逗遁之律一暄之被戮不亦寃乎時平安監司尹暄以不戰被戮故云今則曰恐妨和事不得進勦尤可痛心伏願　殿下亟下嚴旨刻期進兵如有不及期會者一依軍法從事斷不饒貸爲自古亡國之事非一而拒諫者必亡　殿下反正之初咸仰如流之美厥後漸不如初小忤　聖旨輒加峻斥到今城閉之日未見言路之開臣誠痛哭不知稅駕之所目今三司之啓雖有過激之論莫非救時之良藥格非之至言也伏願　殿下克廓虛受之量決去自用之私罔咈輿情以爲恢復之根基爲卅年訓鍊之兵雄府累千之卒不驅諸用武之地而徒編於扈衛之列若使

賊徒聞之豈不抵掌而竊笑之乎我國兵制之失識者議之久矣而尚未變通敵兵一至莫敢抵當此雖由於人心之積失將帥之無人而不可膠柱而鼓瑟者也爲今之計莫若因時更張區別兵農守宰主治民將官主治兵操練既久有能陞遷以示勸奬之意則將卒之間若父兄子弟之相愛而相衛也臨敵赴難寧有奔潰之患乎臣頃與兵曹判書臣李廷龜言及此事則曰曾爲兵判時已達此議而不得見施云誠可嘆惜伏願　殿下俯問而採施焉事定　大駕先　慈殿還都　命公以分兵曹叅判留衛是歲除淮陽府使蓋公多病欲就閑僻以自養也簿領之暇

仍留意蘇殘拮据財力以除貧民之役邑民愛之立石以頌之己巳遞歸　皇孫誕生五月差進賀上使兼以辨誣蓋寧遠將袁崇煥題本有朝鮮媾倭欵奴之語也辨咨文字悉委於公時袁將又奏塞登州路俾由寧遠以通朝貢海道險遠人皆憚行最後公膺是　命又行期甚促而宿疾復作家人子弟請據實乞免公不可曰人臣豈擇險夷況我立朝四十年受　國恩榮圖報萬一此正其時也辭氣毅然聞者愧服七月遂與冬至使尹安國等同發既行拜同知中樞府事八月乘船於大同江出急水門夜半風浪大起碇絕船漂舟人皆懼公殊不失措手自製文盟

洗焚香以祭箕畢二星自責以六條俄而風定同舟咸異之到椵島馳啓急水之狀到石城島敗失十船到覺華前洋見至使尹公遭颶淨死餘船悉漂散無蹤公單舸獨能登陸人謂神明扶助公誠心俾報國恩也到袁軍門軍門優館之遺帖以諭云遼自被兵不見鮮使之趾久矣茲者信使重來漢官威儀得復見矣蓋自遼東陷虜之後我國行人皆由登萊以入而寧遠之路則自公行始復故也公呈咨曰卑職受寡君命離王京已久而海上阻風今始到此又遭至使淨没之慘使國王事大之誠不得道達此最可恨者軍門駁歎因問夷倭消息公曰小邦荷天

朝威靈羈縻不絶邊境粗安軍門曰貴國自　洪武以後恭順朝廷近緣文武多事道路阻隔未得容易通情今又海路遭風使臣淪沒不勝驚歎公稱謝因曰本國有冤枉事情今奏聞　朝廷又將咨揭于老爺矣數日後軍門出巡錦州公以至日已迫先送書狀官于京師留待軍門之還參見於衙門細陳辨誣曲折則軍門答曰此事專爲圖文龍發也至於媾款等語亦泛然說話非有他意而因此一句話貴國至有辨誣之舉矣因以手指其心曰俺心裏尤有所未安者當具奏本畢陳事情兼達陪臣忠敬之意蓋其時椵島將毛文龍爲軍門所戮而代以他將故云爾

公謝曰老爺既賜溫諭且欲爲之　上闡小邦寃枉之昭雪什已八九矣然媾字義有婚媾和媾二義老爺若以爲婚媾之媾則尤豈不寃枉乎答曰媾字從女傍故用之於婚姻然俺意本不如此乃書合字於其掌而示之曰是此意也公謝曰今聞老爺之言中心釋然矣遂辭行到山海關聞奴賊毀長城入寇連陷遵化薊州薊乃京師直路公不得前行數日軍門領兵過關公令譯官致問仍探賊報則曰伊賊從前竊發如此然使行亦不可輕進矣公欲從間路行則所賃騶主等不肯行不得已留關上賊圍　皇城軍門以縱賊入城不卽赴援被重究遼軍號哭乞　恩

而不得軍情憤怒擁祖大壽還錦自此無人禦賊遼州永平相繼見陷永平去山海不遠城內虛驚甚數公堅坐不動時孫閣部承宗出鎮關上招諭大壽回軍至關人心遂定公之一行亦安頓無他焉閣部待公甚款且給守歲之資翌年庚午諸將連報捷音閣部戎務少閒公乃呈辨誣文因致辭曰小邦有冤莫伸今值老爺專管東事伏願洞察情節奏聞　朝廷閣部許之公聞表軍門久未蒙釋呈文伸理于閣部閣部曰此意甚好公以　中朝被兵已久而慮我國未得聞知遂成五度狀啓並以所録日記別差譯官金後覺越海馳聞　本朝始得中原消息咸稱處事

之善閣部知公有文辭以帖索公吟咏公辭以有類俳諧不足以塵累清覽公以旱路無進往之期三月初遂討二隻船解纜於望洋亭二日遭大風又遇海賊僅而獲免由天津陸行二日乃到皇城詣闕肅拜訖進呈賀表及辨誣奏本　皇上即下奏本特題曰該國素嫻禮義世效忠勤所奏事情朕自覽悉不必陳辨該部即行傳諭云此實特恩而表孫兩公之奏得力爲多然止於使該部傳諭而已則殊非所望故公呈文禮部請賜勅諭則禮部峻拒不許公三次呈文意益懇至竟得準許然　皇朝勅命例自禮部移文翰林院題名撰出內閣磨勘奏經　御覽然後書

寫請寶故完了未易又滯月餘日矣公艱關陸海之餘遂患暴下之症自五月以至六月則無可爲矣以其九日申時終于玉河館享年六十三一行即告訃于禮部提督送帖曰朝鮮李陪臣奉使而來梯山航海身歷艱難未嘗辭勞且其翼翼小心奉使得禮可謂不辱君命擬于役竣之日祖帳都門以華其行而不意暴亡旅櫬燕山之邸嗟嗟等死也如本官之死豈可與泯泯者同日道哉録其忠勤當以死事一節煜燿青史　皇上聞之應有祭恤恩典矣既上聞　皇帝特加傷憐下詔順天府給棺材令各部題給殯斂諸具而皆未及用公三從弟習讀憬從行主喪第

四日成服其日提督問知初終節目曰此乃朱子家禮南京近處悉皆遵用爾國亦能行之矣安南使人送人慰之亦稱賞不已二十八日　皇帝遣官諭祭光禄官辦祭鴻臚官六員贊禮鋪黃土設龍亭黃傘略倣　皇上親臨之儀且陳樂器于庭祭品亦豐鮮行三酌禮其祭文曰維年某月日皇帝遣禮部主客清吏主事莊應會諭祭朝鮮國差來進貢陪臣李忱曰惟爾海國波臣貢誠遠至勤勞可念溘露增傷遣祭示恩祇承涯典京師皆言　中朝文武大臣亦所罕得此實　異數云爾翌日莊提督私亦設奠操文而祭之以白團領行三獻四拜之禮館夫陸應春小

甲王有德等皆盛設以哀之矣七月兵部撥給四十
舁夫且授金字牌御祭二字使揭於轝前日所經示
此則雖閣老家不敢阻搪矣公歿十餘日　皇帝回
勅始下譯官陪持偕公喪以行初六日發北京十八
日還到山海關孫閣部招譯官問故悼傷不已有孫
御史送白金曰俺方赴任所未及躬奠爾八月乘船
于覺華由登州又乘船以行遭逆風還泊登州十月
十八日僅到平壤石多山道臣啓聞　上再下諭旨
令一路護喪十一月還舊第　上又下備忘曰李忱
萬里風濤艱辛入往病死客館予甚矜惻其喪柩想
已回還令該曹追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

筵義禁府春秋館同知成均館事世子左賓客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盖念公之死事而有此特　恩也又
遣禮官臨吊　賜祭後譯官奉　勑追到　上遂命加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職如例又命禮葬所
以酬專對竣事之勞也噫卒崇終無以加矣諸孤改
易棺物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通津縣高陽浦乾坐之
原盖公平日之所卜也前夫人黃氏已葬于左室至
是合爲一墳焉公孝友出天在親側婉愉色養待兄
姊盡其恭順平居雖和易自持而惰慢之氣則不設
於身其宰龍川也倭奴尚據南徼公奉判書公于任
所志物之養無所不備嘗語人曰苟非此時豈能冒

法奉親極歡樂之心哉此亦亂離中　國恩也蓋常時則　國法不許迎父之官也及其遞官奉還京宅非　朝請未嘗離側俸祿一無所私以恣判書公所用焉少妹弟婦皆寡居赴外官必率致以養曰　國法雖嚴情亦切矣此兩餐無所於歸不過日費數升官米而已設令法官聞之豈不是觀過知仁處乎兄弟之孤雖疎必收養一如己出人不見其絲毫厚薄焉平生不事產業雖先世土田臧獲亦未嘗緊着收聚子弟或以貧不可堪爲言則曰少兒亦當以此爲意耶且汝父雖貧不猶愈於書生家乎使余不讀書決科此尚可得乎公少好經書精究文義故其所述

作自有根本非徒事藻繢者比也年紀既高而讀書猶不倦夜以繼日癸亥以後羣賢滿朝有能知公者惜公之遭時仍屈故屢擬清要而公之所意則不存焉象村申公欽新秉銓衡公交義最深一日從容與語曰某青年出身白首潦倒今雖得清切班更有何況願公勿復注擬申公駭歎曰不料宦念之淡至於如此也遂改太常正盖欲其因循陞秩也自是愈執謙退之心人多爲公嗟惜而公則終始悠然也公性度和緩而內實堅確當光海時李爾瞻氣勢熏灼其子中重試欲邀致公慶席因以籠絡而使附己也紹介者踵接於門公抵拒終不肯往其視平時自謂百

鍊而終成繞指者不翅霄壤之懸矣其在山海關也
干戈搶攘死生在前而能以孤羈之蹤略無憂怖急
遽之色凡所酬應動合機宜至於丁卯一疏則足以
稍起正論鼓作士氣以彰明 累聖培育之功如非
所養有素何以與此哉嗚呼其亦可謂賢大夫哉夫
人翼成公喜之七代孫判尹孟獻之曾孫護軍協之
孫秉節校尉禮元之女也夫人恭遜潔直言語之聲
常不出戶校尉公愛之二十擇對以歸于公常執婦
道事公甚謹遭亂家敗夫人扳貧成業皆有其道焉
嘗隨公之郡尤嚴內外未嘗有因緣請託之事辛丑
七月以免乳得疾十九日終壽三十五後屢贈至貞

敬夫人生一男二女男明翼蔭仕階折衝將軍爲五衛將女長適生員金元健次適沈儒琮繼夫人崔氏別有狀生四男一女男昌翼早夭壽翼今爲懷德縣監光翼商翼皆爲齋郎女適直長安世耆明翼昌翼皆無子光翼第二第三子實爲二房後持平李休徵明翼婿也壽翼一男四女男曰寬女皆未行光翼四男五女男長寃次寓女長適申楠壽次適尹播餘幼商翼二男四女幼沈儒琮四男三女男稷楷楳楳監察女長適辛石老次適金萬善次適權斗瑞安世耆三男燦煜炷燦炷皆進士女適李尚膺公嘗自號雪汀公平生任真推分不逐時好及奉使出疆則同

朝共愍其衰耗控實免行於義何慊而乃不憚懾如赴樂地涉鯨波並虎穴九死一生遂達　帝庭以伸國冤其心可謂偉矣使其無恙東還復　命聖朝則超資錫馬有不足言而遽乃奄忽復於公館重爲骨肉無窮之痛抑獨何哉雖然人未有生而無死者等有一死則如公之死於　王事以酬許國之心而特蒙　皇上恩榮龍亭黃傘暧暧天日鴻臚光祿奔走莫酹金牌煌煌道路感涕雖使　中朝尊貴得此亦足以誇耀於千載況於海外陪臣雖並輸三緣之債以僥倖於萬一何可冀哉此非獨公之一身凡我東偏之人皆得與其榮光矣豈公德厚不禦用於世故

天以是報之歟其後幾年復自燕山有以柩歸者雖使得其優渥如公之爲不足以爲榮而適足以爲羞況其羯羠而無是耶俛仰之際世道之變至於如此益令人羨公之死而不能已也余先人游公父子間情好甚密公常爾汝先人而衛將公則呼之以丈也余以童子獲嘗隅坐而承公顏其時雖未省事猶知其長者風度也公不以幼少而猥賜問名且問所學幾何而頗有期許之意仍謂先人曰公之諸子名皆從火而宋朝人物之盛莫如熙豐此兒改命以熙而公長子之名是用朱子之諱盍且改之先人應曰熙字正好而是從兄所行故不敢也且我　朝文明亦

莫如己卯之盛而其時有名賢朴世熹故嘗以爲無妨也至今追思正如昨日事而倏已四十年矣今者承公諸胤之託僭狀公行而孤露之懷哽愴不暇顧何敢爲溢辭諛言以誣公之醇德也覽者其察焉可也時 崇禎壬寅四月日恩津宋時烈謹狀

慶興府使卞公行狀

公姓卞氏諱時敏字士訥草溪人高麗門下左侍中光之後 本朝漢城判尹南龍之七代孫魯祖諱忠男贈判決事祖諱景壽考諱惟清蔭補 禧陵叅奉兩世皆績文陞上舍妣高靈申氏副護軍沃之女以萬曆己卯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公于清州飛鴻里第幼

時志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年十六丁內艱執喪已如成人宗族稱之十九値倭亂其避兵措畫周詳審密一門賴之俱全於亂然公從此蹉過失學遂從事孫吳說二十五登武科及第是年叅奉公沒其後十三年始除唐浦萬戶盡心職事撫愛軍卒其舟艦器械多出新樣又常整齊戰具身擐甲冑日夜不離樓櫓一如對敵時主將嘗不測偵察者屢矣而未嘗不然主將大賢之居四年鎭卒戴其惠服其威屢頌於統制軍門統制使以聞于朝特 賜表裏陞資折衝未數月又增嘉善秩叅亥 仁祖大王反正其時靖社諸公與公親厚者多欲錄公從勳公守正拒之言

者慚服甲子逆适犯京公以別將屬金文忠塗旣而大駕將南幸金公倉卒授公以僕馬之事公分給內外無不均一時公適奴馬下鄉勢將徒步而亦未敢有私己之計遂裹足扈　駕至崇禮門公家屬在路傍曾無十步欲歷入求乘率而猶以顧私爲嫌終不敢焉至漢江則氣竭力盡赴踣于地適內侍以藥果一枚進御　上於馬上俯視公遂折其半以賜之公以故得少甦而偶得同鄉人借以馬公曰船艦甚少大駕旣濟而亂兵阻塞則吾輩無可奈何不如從下流先渡以待　駕行有十餘輩從公計遂從麻浦先渡迎　駕於漢南至稷山戶部將頒料而軍卒鬧入

莫可抑遏公以金公命主禁令不厲聲色而無敢喧呼雜沓者諸公皆曰眞奇才也及還都將錄　扈從勞公上疏曰　大駕離宮之日從衛者不過百許人及今所錄之人其數倍蓰請停酬勳之　命以杜冒僞之弊　上嘉納焉遂行澄汰只錄其表表者而公得陞嘉義丙寅除慶興府使慶興俗尚貿貿學校頹廢公首先修治而亦不煩民力譚者美之壬申除樂安郡守未赴而遞旋拜南原營將府使睦公長欽見公而重之每事咨決曰雖讀書學古之人無以過也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營中享年五十五公孝誠根於天得其事親也養生喪死自盡其心無有憾焉

友愛二弟憂樂利病必與之同其二弟早亡公率育孤幼至誠憐恤衣服飲食均於己出雖一家之人不見其纖毫有異也居官秉心公正律己簡約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與於人見人不善則雖達官要人絶不相往來時或大言以折之以故不悦者多其名位之不得大顯實坐於此公嘗有一妾畜於家累年矣既而其父附逆适公幷其所生子屏絶之人以爲過而亦人所難能也公娶縣令王玉之女生一男一女長曰廷彪公之繼母恩津宋氏也公因緣出入其門而竹窓李公時稷亦宋之宅相故與公厚善余少時嘗聞李公數公事而責之余固知公之見重於賢士

大夫也如此矣今者廷彪以公家狀一通來示曰所記質野願有以點化也遂據其狀略加修潤如右時崇禎丙午六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叅奉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相禹字夏卿其先楊州人也始祖諱岑高麗判院事其後有文剛公末生以性理之學兼有文章之才擅名當時是生瑾觀察使觀察生正言仲輝是公五代祖也曾祖季神司直祖訥副司正考之彔副司果皆以勤學好善爲遠邇所敬妣平山韓氏僉樞積之女公以 萬曆壬午十月八日生于溫陽之北梅谷是日其考有異夢自幼時氣度不俗誠孝

出人大爲父母所愛年過十歲猶未就學一日往其姻家有洪正字信良文士也見而異之問曰汝學書乎對曰未也何以不學曰未得其師也洪曰汝誠有意明日可就我翌日公雞鳴而起往詣其門洪猶未起聞其至出而引接如尊客然洪有授學者三四輩使與公同業則皆不肯洪曰此兒雖初學數月之後則汝輩不敢望矣公初受孟子書日夜孜孜雖食時亦不捨卷每日未明先至業所洪每歎其篤志自是日開月益才訖七篇文理大通能作詩文其同輩晌然推先不敢有企及之心焉未幾遭倭變隨長者避亂抱其書以行行住不輟誦讀焉後公中表兄呂公

裕吉爲公州牧使使從池教官達海趙掌令翊學池以能詩鳴趙公文行又爲世所重呂公盖欲成就公故指引如此云玄直講德升以文章自名公就學南山詩讀過五六遍卽成誦玄大伏曰吾所不及也公性好禮學其爲詩則以李杜韓孟爲法嘗爲獻壽歌甘露泉詞柳公根時按湖西見而歎賞至揭壁上而吟玩之柳公於詩眼無一世而伏公如此至餘文人詞客亦莫不傳誦焉乙巳赴鄉試魁發解由是詩名益盛未及覆試以親癖廢舉業專意醫藥其考曰汝如是則吾疾益深矣公列書所看諸書以慰之曰吾雖侍病心目未嘗不在於是也翌年竟遭憂制三日

水不入口廬于墓側每日晨起哭墓又歸省母夫人其間隔以川野仍不脫衰麻徒步往來暮亦如之雖風雨未嘗廢時當光海朝彝倫斁塞服闋因不赴場屋內外諸親爲設壽宴于母夫人因勸母夫人使諭以赴舉之意母夫人曰吾但願吾子之賢而已不願其餘也公之意自此尤堅決矣洪公可臣聞而歎賞曰有是母宜有是子也公有詩云母聖從兒願兒何報母恩家貧無所養定省自晨昏又云地僻三韓國人觀五帝書知非蘧伯玉多病馬相如未必吾登第無令母倚閭平生爲此計取適不求餘祖母韓氏沒公伯氏承重服喪公朞年與伯氏同寢食未嘗處內

壬戌母夫人疾劇公至誠侍藥至於嘗泄及喪其居
制之禮一如前喪時公年已五十矣時伯氏已卒獨
與仲氏居事之竭其誠意生員李屹閔毅俊等服其
行誼具其事以聞于方伯時朝廷有崇奉　元宗大
王之議公援據經傳抗疏以論其非不報疏意大槩
與文元公金先生之論不相遠時議偉之吳相允謙
爲銓相以公擬童蒙教官　上大怒至罷銓郎丁卯
虜入寇　世子分朝南下公又上書明大義斥和議
益與世人抹摋　孝宗大王朝始以薦拜　齊陵參
奉不就丁酉二月二十五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六
矣以某月日葬于溫陽郡治西五里許板橋洞癸向

之原公氣質清疎才調高古常喜淡薄發言制行動乖時俗人或笑之而公不顧也其誠孝之篤得於天分外艱時祖母嘗病革思食牛肉時適　宣祖大王禮陟初也公欲殺家內所畜以供之親戚咸曰以私則父服未盡以公則君喪未葬而殺牛於家內可乎公不聽曰老人垂死思食之物以君喪而禁切則可謂忠於君而不孝於祖母也其爲忠也是眞忠乎亡父有知冥冥之中謂將如何家甚貧窶常不厭糟糠而親戚有昏喪之禮則必極力相助聞有飢餓者亦救恤如不及焉族人有貧無以祭先者則必自代以行之仲氏居相去二十里年七十之後候問往來不

避寒暑得一美味不以進於其宅則不先入口自省事以後凡四値　國恤復土之前皆不肉而冠服甚麤粗不嫌其駭俗也足迹未嘗入城府官人雖來見亦不往謝焉嘗構精舍於先壠之下讀書其中其制四面相對而面各三間各曰時時庵取天有四時時有三月之義其安時順命之意可見矣三代經傳及心經近思録及程朱全書大全等書未嘗不置案上人以疑禮來問則酬應如響學徒從之者甚衆早遊文元公先生門下先生與之講論不倦嶺外諸賢亦許其知禮相與往復焉李太常時稷黄別坐宗海最以臭味相契終始爲莫逆友此可以見公之大略也公

娶晉州姜氏文科僉知籥之女今大司諫栢年之姊
也生六男二女男長爾後內侍教官次爾重爾翻司
馬官至佐郎爾昭爾翰司馬參奉季曰爾炳女適
參奉安應龜玄弘後爾後娶尹俔女生男鳴周六女
適參奉許璋生員韓世相幼學任益壽池日觀李遇
明其季幼再娶元熙一女生男鳴殷爾重娶主簿權
洞女生二女適幼學朴世寶次幼學朴再傑爾翻娶
曹沃女生男鳴世次鳴遠出爲爾重後女適幼學崔
宬爾昭娶李逸女生男鳴岐三女皆幼爾翰娶愼簠
女爾炳娶池性淵女生男鳴時鳴道鳴謙鳴鳳一女
幼安應龜三男時夏時亮時輔一女幼玄弘後二男

萬春萬長二女幼佐郎嘗爲懷德縣監適當　聖考
遺劍之日方喪之禮極其情文飲食居處無異私戚
竟以致命而其兄弟皆修行有文爾後之子鳴周
以至性聞於人公之行誼不獨有於己而其行於家
者又如此尤可尚也已今　上乙巳　大駕臨幸溫
陽郡中士子上疏明顯公孝行及其諸子之賢　上
卽命旌閭除爾後官爾重亦　命收用而佐郎則特
贈左承旨爾炳捷　行朝廷試科以承文副正字今
爲濟原察訪余少事文元公先生仍獲從公游又於
亂離瑣尾之際相有濡沫之憐情義之深蓋不偶然
也前歲承旨來莅此邦之時以公行狀見託余自顧

庸陋不足以伴狀高明故久不敢作未幾承旨不幸以柩歸而其伯仲諸人重以舊義要責故不忍終辭而第録如右云　崇禎丙午六月九日恩津宋時烈謹狀

掌令趙公行狀

趙侯爾炳字景章楊州人也鼻祖岑麗朝判院事入我　朝有未生官領中樞院事諡文剛以學術文章名自後冠冕蟬聯曾祖訥績學無年數世稍不振祖之柔副司果值亂流寓于湖西之溫陽郡子孫因家焉考叅奉相禹號琦菴以篤孝稱於鄉里師事金文元先生講論禮學遵光海朝絕意進取　仁廟朝嘗

抗疏論追崇非禮不報以此枳於仕塗嘗以白衣從
儐幕蓋以早有能詩聲也雖即自謝歸而可見一時
諸公之推詡也妣姜氏　贈議政簡之女判書栢年
即其弟也侯名父子資性又頴悟父母鍾愛不甚課
督曰此兒自當成立六七歲已知讀書或至忘寢食
未成童而文理大進能作詩文多爲人所稱道又擩
染庭訓慕古之忠臣孝子嘗抄寫其事蹟而企勉焉
事父母務悅其心其在親側叱嗟之聲未嘗及於婢
使時節果蔬不及進於父母則不先入口時菴公嘗
病革露禱北辰願以身代及喪哀毀甚居止飲食鮮
不如禮與諸兄日省墓於十里外雖風雨不廢制除

猶不着華美之服惟以娛侍慈顏爲心非有故不暫離側推以友同氣撫諸姪曲有恩意歲乙巳　顯廟幸溫泉別設庭試侯遂登名拜掃先墓墓去　行宮數百步而近　上特命勿禁其簫鼓之聲實異數也上又因郡士疏　命旌時庵公閒官侯之伯兄又以方喪至行　贈侯兄佐郎公承旨　恩榮煥赫人益歎德美之萃于一家時大夫人尚康寧泣諭諸子以圖報　國恩侯克承慈訓益自淬礪焉選入槐院旋爲親養出爲濟原察訪更張弊瘼修舉馬政殘郵賴焉常以遠離慈闈爲恨別構一亭名以望雲余爲之記焉閔公維重爲監司薦侯才可合宇牧李內翰敏

采嘗至錦山候與之酬唱不倦其惓惓　君親之意自見於語句之間丁未秩滿例歷典籍移拜司憲府監察工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又移戶禮曹己酉拜燕岐縣監燕處兩營之間接應甚繁而事無闕漏拊民束吏咸得其宜又以方便償補累年逋糧爲置訓長於各面勸課儒生又以月朔親視其講製而奬責焉及其遞歸士民咸惜其去請留於朝焉同春宋公嘗以周濂溪居官時事勉之又書詩書遺業清白傳家視民如傷憂國如家十六字以贈之庚戌拜兵曹佐郎蓋趙公復陽方秉銓衡將以爲清選階梯也金公佐明時判本兵嘗候動敏每當注擬之際頗有

所問議又畀以查正之任辛亥拜禮曹正郎旋佐海西幕時值凶荒監司俾檢道內賑政侯明核虛實飢民賴以全活者甚多至其踏驗災傷則簡其騶從遍視窮峽吏不敢操縱　啓罷守宰之怠其職者不避勢力人以爲難其試講儒生一從公道落者亦無怨言鳳山郡有玄水清獄五父子承款將致法方伯要侯審克侯察其誣而脫之如包孝肅故事一道咸服其明哲壬子除文兼遂拜正言糾劾無所避時同春宋公上疏指斥權姦　上有伐異之教事機轉激雷威震疊前奪儒臣編管臺官舉朝錯愕莫敢以爲言侯與一二諫官力請還收閱月連啓因　嚴旨遞秋

以敬差官檢覈湖南田政詳允平均金相公壽興判
戶部舉侯之能因責他人之不能者癸丑拜兵曹正
郎移拜漕臺循例所支亦不私焉甲寅拜持平又陞
掌令則表叔姜公爲都憲侯以親嫌遞付成均館司
藝復大徵垣時有　仁宣王后喪侯食素悲痛無異
私戚與長官論宮禁佛事之非據禮爭論準請乃已
秋又拜掌令　顯廟禮陟時事又大變侯以正言上
疏論人君無私之道仍言杜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非
又言傾危之疏不當嘉奬　中批之除所宜戒愼遂
見擯於時乙卯春拜沃川郡守律己奉公一如蒞岐
時時有郡居凶徒將復已毀之淫祠憑藉上司脅持

本郡侯意有不樂棄官而歸旋以　朝家催促獨還任所丁巳大夫人在伯兄官所竟不起疾侯攀擗哀毀雖羸悴阽危而執禮愈固己未服闋拜成均直講出監海南縣雖甚病官務無滯縣中豪右不威而自戢減舟稅以寬漁戶設鋪子以補民役惟其爲治如此故所在皆有去思或磨崖以頌其遺愛庚申冬以掌令　召還未幾以疾遞辛酉復拜司藝壬戌陞拜奉常副正兼備局郎俄遷掌樂正冬復入霜臺而病不能供職癸亥六月廿五日卒得年五十侯屢典郡邑而家甚貧襲斂諸具皆賴親舊之助以曾經侍從上別致賻物葬于龍仁負兒山坐午之原侯以慈詳

之姿服習先訓循循自飭與人無競故其在家順於親友于兄弟居官清慎絕不爲崖異行亦可爲一鄉之善士而壽僅中身遽屈遠圖惜哉配池氏府院君湧奇之後通德郎性淵女在家事父母以孝既嫁移以事舅姑庭戶之間人無間言待宗族接賓客咸得其歡心喜施與恤窮獨無所恡惜焉及喪舅姑哀戚動人隨侯之官未嘗以一毫累侯及侯疾病常沐浴禱天久益不衰積憂成病沉綿數載竟以丙寅三月三日不淑享年五十四祔葬公墓左五男鳴時鳴道鳴謙鳴鳳鳴國女適士人姜碩泰李喜楠余於時菴公有同門義甚相親厚又與侯外氏族屬不遠由是

與侯相視終始無替今侯諸子要余狀侯行余老病垂死屏棄筆研久矣追憶舊誼不忍終辭第録如右以竢立言之君子云　崇禎丙寅五月日宋時烈狀

仲氏珍山郡守宋公行狀

公諱時默字容甫先考府君諱甲祚號睡翁有大節以孝友行義表見於世光海丁巳以新進士隻手抗義斥折廢　母兒論又獨詣　西宮拜恩如例兒徒禁錮之　天啓癸亥　仁祖反正學官以獨拜　西宮爲題以試士仕爲奉事丁卯朝廷與虜媾府君耻之不復仕進沒于家　孝宗丁酉　上以丁巳事贈執義以褒之妣郭氏奉事自防女奉事公大有忠孝

節壬辰倭變從重峰趙先生討賊殉義　朝廷蠲租
旌閭其考曰諺老職通政通政公始自占其名曰人
徒得美名而無實以充之則是誣其名也亦誣其命
名之父也我竊恥之我性粗俗姑以此名之俟異日
有善於己然後改以美名可也當壬辰奉事公從趙
先生于義旅道臣忌惡趙先生囚通政公以沮之奉
事公歸謁于獄通政公責曰汝以此時可顧私乎奉
事公遂去復從趙先生同死焉通政公蓋偉人也公
以　萬曆乙巳二月廿五日生焉生而啼泣甚稀轉
動不數或終日寂然稍有知絕不與羣兒戲狎坐一
處沉然竟晷先府君甚愛重之既長遊場屋輒居上

游自　崇禎丙子以後杜門不出時先府君棄諸孤已久公奉先妣力田致養暇時讀書不輟　仁祖末年除職不就　孝廟初愼獨齋金文敬公秉銓授濟原道察訪公曰自丙丁以後天壤易處雖家貧親老無可仕之義今則　主上新立諸君子皆出以明大義此時則又無不可仕之義矣旣之任卽擧弊瘼上疏請革　上從之驛隷賴之倒墜尚瑞院直長遷司宰監主簿出爲扶餘縣監未一年先妣有疾不樂官食遂謝歸實甲午歲也翌年乙未先妣下世公以哀老年執喪之禮益嚴且謹戊戌爲宣惠廳郎轉翊衛司司禦時公於東銓有親嫌洪公命夏責西銓以爲

豈可使某久滯管庫之職西銓即除是職故公不能安謝病免　顯宗初出監堤川縣考滿由廣興倉主簿爲益山郡守時閔公維重爲監司相待敬謹不以屬官視之有言閔公有不悅意公欲謝歸閔公力言其無是公曰是說旣行於人吾知其眞實無是然亦何可冒居遂力請罷去閔公亦不能强也已而叙爲珍山郡守以病遞歸壬子七月初五日終焉我宋出恩津縣實與礪山之宋同源礪譜言上世有惟翊天翊兄弟也惟翊爲礪山之祖其祖於恩津者實天翊也麗季有大原大顯於世　本朝有諱愉　太宗朝隱居不出號雙淸堂四世而至諱世良亦謝官養德

金慕齋安國稱著於墓銘其長子諱龜壽號西皐清明孝慈與弟圭菴先生麟壽妹婿成東洲惕元忘同道合相聚講學時人名其居曰三賢閒西皐公居喪致哀有白燕巢其廬成東洲手題其墓石曰孝子奉事其之墓然家法主於內含德美耻於著見故不聽士友陳乞而終無旌典焉有子應期官都事學於圭菴先生不替先懿有五男先府君其季也公娶奉事李著生女生三男一女男長基學蔭補教官次基德次基億公以弟時燾時杰無子命基億基德出後焉女婿韓五福也基學娶承旨尹飛卿女生子宗錫二女爲辛相東朴欽妻基億早夭娶士人姜萬久女其

一女爲金鎭望妻基德娶掌令成震丙女生男圭錫
康錫女爲李畬妻公性質重厚舒遲詳審沉靜絶無
輕浮淺薄之習有善於己耻人知之舍晦於內自信
甚篤行住動靜從容不迫少時郡守成汝檍善相人
相公而戲笑曰君非可貴者也所貴乎士君子者以
能勉强學問變化氣質也今君氣質自然近道無事
於變化雖卒爲德盛之君子是天之所賦而非君之
力也公篤於內行事親之際專務誠實而不事文華
故親意甚安之與羣弟處雖甚相親愛而氣貌莊肅
言笑簡少故羣弟亦敬謹不敢闌語於其側閨門之
內未嘗有婦人言故婦姒姑姊絶無嫌間其於奴僕

御之以嚴而仁恕惻怛之意常行于其間其接人也淳謹不爲表襮而數餉之間不過一二言而便收視寂然故庭戶之間人迹絶少至於閑人雜客則絶無往來者然未嘗言人之過亦未嘗有所稱譽至於見不善人則泊然不與開口故人得一笑語則如得重寶焉比隣有與爲人後而又失倫序者公絶不與之往來嘗約親友有山水會聞其人亦至託病不赴焉其居官絶不務聲名而一主於惇愼故雖無赫赫之譽而吏民實服其忠信然裁抑豪强禁切私託以致不悅者多而公不顧也其於去就不爲悻悻自好而義所未安則一毫不肯放過於其益山時所處可知

也盖公存心以忠信爲主而以禮自治平居早起盥櫛拜於家廟退坐一室看閱書册無故未嘗動作其祭祀之禮朔望必參新物必薦四時必祭最以世俗輪行爲未善故不使諸弟家與焉擇奴婢可信者專守丘墓多置祭田以爲久遠之圖墓祭時先薦上世之同葬一原者以達考妣之孝心冠昏喪禮一依朱門成法盖觀於搢紳家則如公之誠於心而備於禮者鮮矣公喜飲酒少時長者欲其語則必與之酒及長逢場輒飲至醉醉未嘗有失言尤謹於色自少至老未嘗有所近焉余生後公才二歲循始訖終嚴敬之心未嘗少弛嘗與金公益熙同處余見公之至趨

拜大門外金公謂公曰某之禮公過矣公亦不須當
也金公見公色殊不以爲然公既去金公謂余曰某
丈眞可畏人也余嘗惟念吾家法自二賢克稱於士
夫家自我先君子兄弟則又承其外翁李正獻公潤
慶餘矩其居家涖官之道喪葬祭祀之禮齊整謹嚴
以至於公而敬守而力行卓然有成法而惟性質淳
篤深沉其實德美行內而不出故人鮮克知之矣惟
余卞急膚躁用力雖深而終不能變化每服公之不
甚矯揉而自能寡過夙夜企慕而竟未有萬一肖似
至於今日衰老將死追惟平昔聲音容節不勝悲慕
摧咽之至謹錄其始終梗槩冒乞墓銘於執事伏惟

執事垂察焉　崇禎乙卯三月日纍人宋時烈狀